



夏
衍
著

愁城記

劇場藝術社出版

一個旅人的獨白

夏 衍

——「愁城記」代序——

去年陰曆除夕，我離開了滯在幾近三年的桂林。那一天不僅寒冷，而且陰森，北風怒掃着在兩廣一帶萌芽得很早的春草，這突然襲來的寒氣也奪去了正在準備迎春者的輕快和歡欣。到飛機場的時候，彤雲四合，暗到和黃昏一樣，難道真的要下雪了嗎？

儘管戰亂損鈍了易感的心，但是離開一處住慣了的地方，總還是一件黯然的事情。戰爭以來，經驗這樣的離別在我也已經不止一次了，我別離過妻兒所在的上海，我也別離過使我至今懷念的羊城，但是第一次別離我抱着振奮與鬥志，第二次別離懷着憤怒與自信，而這一次呢？我帶着的是一種錯綜而又苦痛的心情。

前一天，我向歐陽予倩先生告別的時候，在我的『心防』劇中演過一個角色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姐向我提出了一個天真的，可是難以置答的疑問：

「你在『心防』中不讓劉浩如離開上海，那你自已爲什麼這樣的離開了桂林？」

我黯然的回答：

「那是因爲逼着劉浩如走的是正面的敵人和國賊，而現在使我非走不可的，却是我們直到今天還是誠心誠意地期待着和他合作的『友人』！」

當時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見的。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戰友和先輩，有着無數誠樸而熱血的青年，更有着三年來筆路藍縷，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礎的一個文化的堡壘，——我們有一張可以勉竭駑鈍，爲國家民族盡一點力量的日報，一個很小規模的印刷所，一個通訊社，一個出版部，兩種有近萬讀者的期刊，和一所預期能在今春開工的紙廠……而這一切，都在一只無形的黑手的威脅下，在應該是『友人』的人們嫉視下，儼然地宣告：這一切文化的力量，再也不準爲國家服務了！

在削骨的寒風中，我悄悄地離開了桂林。從逐漸爬高的飛機中，我再貪饞地看了一眼已經包藏在暗雲中的山城，『赴難』而來，『逃難』而去，又是一個亡命者了。

這樣，我以一個又經歷了一次戰役的『文化兵』的感覺，到了沒有轟炸沒有警報，物資上是潤澤，而心靈上是枯燥的地方。三年來的疲憊，突如的逆襲過來，待我祇癒了創傷，平復了疲倦，香港的雨季又到來了，世界正在戰爭的坩鍋中鼎沸，同胞被迫迫到黑暗的角落裏焦傷；因果逆置，黑與白混淆，是與非顛倒，爲着愛、爲着憎，我禁抑不住從心底迸發出來的呼號，可是被窒息的地上，那兒有我們自由的呼喊的地方？在綿綿春雨中，我在郊外痴望着一個及時地耕

播着的農婦，我感到衝擊，我又陷於無底的憂傷，我已經是一個失却了土地的農民，儘管生平習慣於勤謹，可是現在，已經是欲耕耘而無地了！

「因為我要，所以我能？」意志驅散了我的憂傷，意志命令着我向另一條戰線轉進，三年半的記者生活迫使我懈怠於創作，現在應該是復歸到這一戰線的時候了。

顛沛三年，我祇寫下了三個劇本：在廣州寫了『二年間』，在桂林寫了『心防』和『愁城記』；這三個戲的主題各有不同，而題材差不多全取於上海——一般人口中的孤島，和友人們筆下的『愁城』；為什麼我執拗地表現着上海？一是爲了我比較熟悉，二是爲了三年以來對於在上海這特殊環境之下堅毅苦鬥的戰友，無法禁抑我對他們戰績與運命表示衷心的感嘆和憂煎。『心防』和『愁城記』，同是在去年春末執筆的，本來的計劃是後者在前，前者在後，但是，以去年三月末日來的那一幕醜劇爲中心，上海新聞戲劇界友人們的壯烈戰鬥激勵了我，在北歐戰事最劇烈的兩週間，我草率的寫完了『心防』，而『愁城記』，則爲着要使之在愁城裏上演，臨時執筆的時候在構思和佈局又費了絕大的周章。中途擱置者二月，垂成復廢者再三；是年七月，世局如棋，驚濤駭浪，法蘭西帝國的迅速崩潰，與貝當賴伐爾之流的空前無恥的出賣，對於在人類史上曾經有過伏爾泰，有過左拉，有過公社戰士們的有光榮的民族命運，給與了我以無邊的憤怒與無底的悲憤，我得自承不夠涵養，我忿然的寫了『資產階級無祖國』！和『起來法蘭西的人民』

這兩篇短論，事出意外，這兩篇文章對於我主持着的那張小小的報紙招來了絕大的非難，和貝當之流有着血緣親誼的徒輩，對我們開始了卑怯的羅織與攻訐，恐嚇，禁壓，和封鎖，必要的抗辯和處置化費了我這以後的三個月的時間，三國同盟成立，滇緬公路重開，國際上再換了一個局面，我喘了口氣，再把『愁城記』的底稿翻開，時候已是仲冬，上海劇藝社已經把這難產中的劇本作爲預告，而發表在他們的印刷品上了！

在多雨的冬天，我又匆忙的趕完了這劇本的初稿，時間不許我推敲，保留了上演前的修改，脫稿的下一天，就把這營養不良而又早產了的胎兒寄到上海去了！

現在，我到了海藍山紫，窗明几淨的香港。第一個願念，我想趁這時機，寫下蓄意經年的另一個六幕劇——「中國的黎明」，這本來是「屋簷下」之後就準備着筆的了，八一三的暴風把我捲進了興奮的旋渦，十·二廣州淪陷失散了我苦心蒐集了的文獻和札記，在桂林偶然找到了一些記述甲午戰史的小說和筆記，重新又喚起了寫作的衝動，而這一次倉卒的離開，又丟掉了這些在個人看來是心血，在別人看來是草芥的東西，想寫而應該寫的，總還是寫下來吧，明知微力不一定能戰勝這艱巨，我把這工作排上了在香港最初的日程，而正在這時候，上海友人來告，『愁城記』在劇藝社的安排，已經決定了要在五月中旬上演了。

在複雜而又還是不安的心情下，我又把『愁城記』加筆了一下，（我得自白，這祇是加筆而

已）我懊喪於寫作當時之輕率，骨格和性格都已經決定了的劇作，要改作是如何困難的一件事啊，第一，我祇若干的糾改了一個事實上是骨幹的人物（李彥云）的刻劃，在嘲諷和機智的反面，我給了他以表白真情與沉痛的機會，祇有這樣，才能使他的印象不流於冷酷和輕浮，其次，我堵塞了一個容易使主人公從獨善走向僥倖的缺口，在上海那種情況，在何晉芳之類的擺佈下，一對善良潔白而又不懂得機詐的小兒女，是決無僥倖成功，獲得遺產的可能性的。

相煦相濡，在個人是美德，這是無疑問的，可是，在涸轍中，於人於己，究有些什麼好處？我相信，有的人可以用力量來使涸轍變成江湖，而這些方才感覺到自己處身於涸轍的懦弱者，煦濡之後的運命，不是可以想像的嗎？於是『不若』和『不得不』相忘於激盪的江湖，也許是這些善良的小兒女們的必然的歸結了，我又遐想到上海，也許在這情境下，從涸轍到江湖，並不是困難的事吧。

正像讀者無法究詰這些小兒女們今後的行踪和運命，作者也不能更多地關注這一類習作的運命了。這算是從『屋簷下』以來的一個小小的終結。除出預想着上海的舞台以外的困難，而終於曲曲折折地突破了這一難關之外，我如實自供，我沒有任何喜悅與歡欣。

夜尚未央，路還遼遠，但值得自慰的是我們也正還年輕。沒法避開崎嶇，我們就不辭一再的挫敗，不能跨過黑夜，我們為什麼會怕在黑暗中捱磨，儘管風雨如晦，儘管甚至於聽不到鷄鳴，

可是地球在轉，地球在轉！有誰比企圖阻撓這迴轉的人更可憐？有誰比清楚地知道這些人之可憐的更值得自傲！

一九四一·五·十日

關於「愁城記」的聲明

1. 本劇版權屬於劇場藝術社，不許翻印或選印。

2. 本劇上演權屬於上海劇藝社，未得同意，不許攝演或改編電影。

——涸轍之鮒，相濡以沫，相煦以溼，不若相忘於江湖。

「莊子」——

四幕劇

時：一九三七年秋，至一九四〇年初夏。

地：上海。

人：

趙福泉 四十五歲，瘦長身子，鬚髮濃重。但是面色蒼白，似帶病容，扁平的鼻子，口角微微向下，這構成了一種似乎常常對人不滿的表情，不會受過正常的學校教育，但是由於天資不惡，和受過社會磨練，談吐間無法判斷他的教育程度，老式的中國服，白襪黑緞鞋，紫腳的綿綢褲，大袖口短衫，出門的時候，也常在長衫上面罩一件馬褂或馬甲。陰鷲寡言，當然也就精明強幹。

趙太太 三十六歲，在家的時候，是一個以能幹出名的小姐，雖則不會進過學校，但是能寫能算，交際（當然是舊式的）應酬，人情世故，無不熟諳，終於因為太聰明了。所以「懷才」不遇，在三十歲的那一年，才嫁給當時頗不得意的趙福泉為室。多病而又好勝，逞能而偏客氣，過門以來，六年未曾生子，這是她不願宣揚，而又暗中着急的事情。打扮得清清楚楚，

但是她的粧飾，終於和上海混久了的摩登太太們之間，有着相當的距離，五官端正，臉細邊眼鏡。

趙婉 趙福泉的姪女，乳名婉貞，二十一歲，家鄉的教會女中畢業，有基督教徒的清純，而沒有「吃教者」俗氣，天真而健康，有時候傻憨到像一個未成年的孩子。獨養女，從幼不會受過磨練，在校時候也曾被人捧做校花，所以有時也不免任性。

林孟平 趙婉戀愛結婚的丈夫，二十四歲，碩長漂亮，未畢業的美專學生，學的是洋畫，但不一定有志於藝術，單純樸實，對於世事不很關心。

何晉芳 五十歲，肥碩矮短，前額略禿，鬚髮已呈花白，但面色紅潤，除出左腿有瘋氣痛之外，壯健不減壯年，西服，抽雪茄，拿手杖，從他的談吐氣派中，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，到過外國，做過官，經過商，發達過，但也不止一次地失敗過，賣老，吹牛，當然相當惡辣。

李彥雲 廿五歲，大學生，現在是離校了，趙婉和林孟平的同鄉好友，現在做些什麼事，他不講，別人也不知道，小個子，不修邊幅。

朱謙成 廿三歲，趙福泉的助手，他是趙老太爺一手帶出來的學徒，現在也居然能在生意上混混了。

趙梅芬 十五歲，趙家遠房的族姪女，以一個難民的資格寄居在趙家的。一家老小，都已經失了消息。

僕婦 五十歲左右。
其他。

第一幕

上海西區，比較富裕的住宅區，一條弄內住不滿十二家人，近電車，有鬧中取靜的妙。福泉的老太爺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年，舊式的兩樓兩底，開間相當的寬闊，但式樣則是完全老派。

客堂間，正面稍稍帶左，黑木供桌，後面是大軸的山水畫卷，深紅色的名人對聯，供桌上舊式的大自鳴鐘，大理石桌上的小屏風，和一些慈善團體之類贈送的銀鼎等等。供桌前面是大理石桌面的八仙桌，桌上是金屬光澤褪盡了的舊電扇，和必要的陳設一二。

左邊牆上，一排書畫條對。紅木几椅，外側門。

正面略右，是通二樓的門，門後就是樓梯。右邊是對稱的書畫對聯，几椅，右手外側是通廂房的門，門開時可以看見廂房間的陳設。幕間有間續的飛機聲，弄堂內的人聲等。

殘夏溽暑未退，一盆開謝了的美人蕉，表示了季節的顏色。正中，紅木圓桌，稍側，皮製睡椅。

從佈置和色調，可以知道這是一家相當殷實的商人之家，但是主人公愛好風雅並不俗氣。

八月十五日下午，四時左右，微風。晴。



幕啓時，舞台空虛，少頃，何晉芳粗重的聲音可聞，僕婦陪着晉芳從左側登場。

何（啣着雪茄）嚟，那可怪了，老太爺昨天沒回來？

僕是啊，把一家人嚇壞了（放低聲音）。昨天大世界門口，不是下了一個炸彈——

何（搶着她的話）唔，你們的老太爺一晚不回家，可有點怪。（很熟悉地在睡椅上坐下來，——他左腿有瘋氣痛，所以起身總是很不方便的——慢慢的摸出手帕來揩了揩汗）老爺吶？

僕昨晚上到各處去找了一晚，今天一早就出去了。

何太太也出去了？

僕不，在家，也許——（走到廂房門邊輕輕地推開門來望了一望）在樓上吧，方才還在跟大小姐談天的。

何大小姐？

僕唔，前幾天才來的，堂房的姪小姐——

何從老家來的？老太太的孫小姐？是不是叫（搔頭作思索狀）叫——婉貞的？

僕是啊！（對廂房）大小姐！

何喔，想不到——

婉（有點驚奇地推門出來，望着晉芳，記憶不起來，正要對僕婦問。）

何 (迎上去，仔細地望了一望，以故意誇張姿勢) 啊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日子過得真快，小孩子這麼大了！(做着差不多要去拋她的手勢，這反使婉貞扭扭起來)。不認識我了？嘿！叫我，何伯伯！(放聲大笑) 哈哈！(一半是對僕婦) 那一年，你們逃難到上海來，記得麼？(做一個手勢) 還祇有這麼高，哈哈！我抱了你到笑舞台去看過文明戲，哈哈！

婉 (好容易鎮定下來) 對不起，還不會請教？——

何 (作吃驚貌) 啊，還記不起？我何晉芳，跟你們老太爺可以說是總角之交——(自語一般的點點頭) 那也難怪，小孩子大起來，咱們應該老了。

婉 (有禮貌地) 對不起，何老伯！

何 (重新貪饞地望着她) 別客氣，坐下來。唔，長得真漂亮！全像你母親，對啦！一對眼睛像極了！

婉 (笑着，轉動着她有特徵的長睫毛的黑眸子。) 對啦，我爸在的時候也老是這麼說。

何 (坐下來) 唔，(深深地抽了一口雪茄) 你爸爸過世的第一年，我正在美國，(屈指計算)——

(僕婦開了電扇，倒了茶，下場。)

婉 (打破沉默) 何老伯，你知道？老爹昨晚沒有回來。

何 (抬起頭來) 是啊，方才張媽這麼說，有什麼消息麼？

婉 (搖了搖頭) 什麼地方都打聽過了。

何 (作憂慮的樣子) 換了別人，就不用耽心，可是你們這位老爺，在外面是一點一劃，什麼花樣也沒有的，譬如我，有名的老糊塗，就不然了，在外面住夜，反而是常事，—— (又是一陣哄笑) 哈哈—— (做作地望了一望後面) 在小孩子面前講講笑話不要緊，給你們嬌嬌——你們叫嬌嬌吧？——聽見了，那就會給她編排一大陣。(看見婉貞面帶憂慮，便也歛了笑容。) 那麼，應該到紅十字醫院，和別的地方去打聽一下，啊，聽說昨天受傷的就有一千多——。

婉 是的，各方面都去問了——

(正在這時候，電話響了，婉貞去接。)

婉 喂，趙公館，對的，你找誰？趙太太，是的，在家。你等一等(走向樓梯邊)嬌嬌，有電話。

(趙太太下樓來，好像是從午睡醒來似的；沒有戴眼鏡，手裏揮着精緻的小芭蕉扇，到門口，看見了有客，很快地縮回去，把領口扣好。)

太 (聲) 有客？

僕 (聲) 何老爺。

太 (出場) 還當是生客吶 (笑着眯着眼仔細地看了一下，——她不戴眼鏡的時候，看人似乎是很費力的。) 四爺，什麼風吹來的？(拿起電話) 喂，是的。(語氣很謙恭地) 我是的，你那一位？唔，謙成麼？(立刻地語調改換了，相當傲慢地) 怎樣？什麼？全問過了，沒有。唔，什麼？仁濟醫院？也沒有，那麼！唔——他到那兒去了？就回來？知道了。(掛上電話) 爲什麼不寬衣，這樣熱的天氣。

何 早想來看你們了，可是這幾天(指左足)老毛病又發了，簡直走不得，熬到今天，飛機啊，炸彈啊，家裏也坐不牢了，出來一看，想不到，老太爺會——(故作性急) 怎樣？有什麼消息沒有？

太 (分明是做作的愁容) 您從那兒知道的？一點兒影蹤也沒有啊，捕房，醫院，連大世界附近一帶的人家，都打聽了——四爺，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——(以一種差不多要哭的聲調，這當然也是情不由衷的。)

何 (安慰地) 不會，不會！但是也沒有可以安慰的話) 可是，說起來，也有點兒奇怪，方才正在和婉貞說，——

太 啊，你們還認識麼？(從袋裏取出薄荷錠來擦了擦太陽心，這是她的老習慣。)

何 她不認識我了，可是我這雙老眼睛還沒有花，哈哈——他的那雙眼睛，不是一看就像你們那

位大嫂子麼？（作細視貌）真像。（很快地又轉向趙太太）不過，說是這麼說，你們老太爺，說起來，要是真的有什麼了——也可以說是福壽雙全了，他，他今年——

太 七十歲。

何 （裝着遺憾之態）祇差了一點，就是沒有抱到孫官，哈哈——。

太 （似羞似慍）四爺，您還開玩笑！（隨手指着婉貞）瞧，老太爺好福氣，孫小姐已經——

何 對啦，對啦，孫小姐也已經這樣高了。三小姐，我看，你可以給你們這位孫小姐留留心，哈哈——咱們可以吃喜酒啦。

太 （笑着，打趣似的）多謝你操心，老太爺已經有了孫姑爺了，這次到上海來，一半是避逃，一半還是「蜜月旅行」吶。（這個名詞，她還有點拗口。）

何 喔，那倒失禮了，哈，應該補請客啊！

婉 （笑着，不作聲）。

何 唔，老太爺應該很高興吧。和他講起你們大房的時候，老頭子老是替你（對婉貞）就憂，年紀輕輕的沒有了爸爸媽媽，——不騙你，我老是說老頭子惦念大房，是有偏心的（眨了趙太太一眼）。

太（故意講開去）可不是，這一次來了，老太爺高興得什麼似的，有說有笑，可是，偏偏碰出這樣的事情來。姪小姐來了。連好好的請他吃一頓飯陪她去玩一玩的工夫都沒有，真不巧啊！好在自家人，不會見外的，（又裝着憂慮的表情）。四爺，要是真的有三長兩短，這一家——

何（也跟着嚴肅地）但願他吉人天相。——萬一有什麼事，那麼老二也已經不是不能管這一份家產啦。（趙太太又掃了婉貞一眼。）

太說是這麼說。——（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，向後面。）梅芬！梅芬！

梅（從內一邊用大襟揩着手，進來，稚氣未脫。）

何誰？

太逃難來的。說起來，還跟我們有一點遠親吶！（吩咐她）問張媽，百合湯燒了沒有？燒飯的走了之後，廚下沒有人，你得幫幫張媽才對啊，別儘躲在後面。（梅芬點頭下）鄉下出來的人，總是一般蠢相！

婉我看她倒是很聰明的，做事情不上勁，大概是掛念着她的家吧，可憐哪，一家老小全失散了，孤零零的逃出來。

何喔，那很可憐。

（張媽端了三碗百合湯上來，分給大家，正要下場時，趙福泉帶着緊張的表情從外面進來。大家目光注視着他。）

太 怎麼了？有消息——

福 （板着面孔，又像惱怒，又像冷淡，進門來之後，略略和晉芳點了點頭，又回轉頭來對隔着半分鐘進來的朱謙成說）愛而近路棧房裏的搬完了沒有？

成 沒有，雇不到卡車，方才賬房先生說。——

福 （狠狠的）沒有卡車，就不用搬麼？丟了又不是你們的，對麼？用店裏的老虎車去搬，趕快，過一會，老靶子路就會不通了。

成 （有點爲難）可是，這幾天連挑夫也雇不到，人手不夠，米又是那麼多。

福 （依舊是迎頭痛擊式的）你嫌它多？

成 （陪着笑）不是這麼說，因爲這幾天店裏生意好，抽不出人，所以——

福 把店關起來，大家去搬，今天連夜要搬完。

成 （望望趙太太，表示爲難，正要開言時。）

福 （用眼睛望他一瞪，謙成祇能搔着頭皮走了。）

太 （迎上去）有消息麼？

福 (搖頭，脫掉了長衫，坐下來。)

何 (笑着) 老二，我看，你該休息一下了！別把身體弄壞了，大熱天氣。到此刻還沒有消息 (作憂慮狀) 看起來，怕是有什麼問題啦。可是老二，在這兒說了不要緊，像你老太爺這樣的年紀，也——

太 (搶上去) 那兒話，老太爺清健得很吶，走路的時候，我們追也追不上。

福 (微哂不答。)

(婉貞看見福泉頻頻拭汗，便悄悄地到後面去。)

何 (看見婉貞走了，便把椅子拖前一步，對福泉) 喂，老二，老頭子看是沒有什麼希望了，他經手的賬目，契據，存摺，倒要留心一下才對啊，老頭子在日，因為對你老二有了成見，嘿，嘿，所以什麼事情都是一把抓！

太 (回頭望了一眼發現婉貞不在，正要發言)

何 (已經懂了意思) 不是說，婉貞已經配了親麼！

福 (不答，眨了他一眼)。

何 (自言自語的)。所以，不論怎樣英雄好漢，不論怎樣剛強，大數到來的時候—— (又像做作，又像自然的爆發) 哈哈！誰能料得到大世界前面，會從半空中掉下一顆炸彈來，又誰

能料得到老頭兒正在這個時候，經過這個地方——哈哈——（笑聲很快地切斷了，因為正在這個時候，婉貞端了一盆臉水帶着笑進來）。

太（很快地站起來）啊呀，你瞧，姪小姐給你端了水來了，（對婉貞）這怎麼行吶。沒有服侍客人，倒反而要客人來服侍我們了！（連忙接過來）你坐，這樣熱的天，（自言）張媽真蠢死了，姪小姐自己倒水，也不幫一幫。

婉（笑着）便的，反正閒着。

太（一邊絞着手巾給福泉，一面囁咕地）所以啊，現在的小姐們真能幹，又會講，又通道理，又會做。（回頭來對婉貞）你叔叔舊腦筋，他反對女孩子唸書，說唸了書，就不會管家務事，可是，現在擺在面前——

婉（嬌嬌別這麼說，因為太不懂事了，所以打算到上海來看看，學一點東西——

何（找到講話機會了）唔，上海，在年青人看來，永遠是一個可以學一點的地方，我們年青的時候，還不是一樣，上海來的人講，什麼葉澄衷啦，虞洽卿啦，光個見到上海來打天下，聽起來，好像上海滿地都是黃金，嘿，那時候，聽了這樣的話，鄉下一天也就不住了，向親戚朋友借了盤川，偷偷的跑到上海來（婉貞聽得很有興趣）那時候還沒有火車，小火輪也很少，（好像自己也敢於回想了）。我還記得，那家無錫快開到蘇州河口的時候，啊，那還了

得，大家從船艙裏擠出來，七張八嘴的叫呀喊的，天堂到了！上海真是天堂。——（猛烈地抽了兩口雪茄）可是，那時候的上海，實在很小，譬如這兒（指着地下）就是一片荒冢，我坐了馬車，到愛凱第去看戲，這一帶還是水牛在耕田！

婉（凝神聽着，好奇地）當真？

何（對趙太太）三小姐，愛凱第，恐怕你也不知道了。

太愛什麼？

何哈哈，果然。那時候，這是滬西最漂亮的地方，就在現在靜安寺路西摩路口那一所洋房。A

KD。

婉喔。

何（正要講下去，看見福泉一聲不響地在計算，便用手制止他）你，不用算不用算，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光緒三十一年春天，對啦，就是那一年，你們老太爺買中了白鴿票——

福（若干不滿地不理晉芳的那一套，回頭來冷冷地問他的妻子）錦隆洋行進的那一筆是三百六十担吧。

太什麼？錦隆洋行的。（想起了）唔，前天聽爹跟謙成這麼說。

福唔（站起來，反背着手走。）

婉（睜着眼，天真地望着晉芳，期待他講下去）白鴿票？

何哈哈，瞧，連白鴿票也不懂了，那就是現在的彩票，當時，你們老太爺打中了五百塊大龍洋，嘿，當時的五百塊，數目可不少啊，比起來——

太（對於他的那一套有點厭倦，同時也不願意他把這一套歷史講出來，搭訕地）四爺，真的是，有趣極了！（僞笑）大家出了天大的事情，你還閒情逸致的講故事！（又回頭來說給婉貞聽）所以，我們就最歡迎四爺到我們這兒來，他一來，就什麼心事也沒有了。

何（他是懂得趙太太的話的反面的，故意說）唔唔，聽着你說最歡迎我來，好極了！（搖頭擺尾）你們不願意我來的時候，我也要來的，哈哈！（縱聲大笑）

福（踱了兩轉，不耐聽他們的話似的，跑到電話邊，撥電話）喂，鼎豐麼？你是誰？什麼，（大聲地）我是誰都聽不出麼？唔，唔，去搬了，排門上了沒有？上了，唔，你爲什麼不去？管店——什麼？老太爺——（大家注意聽）講響一點，老太爺怎麼？有人說他到火車站去的？誰？聽說，亂講！

（猛然的把電話掛上）。

何老二，我看你不用急，還是商量商量以後的事情，天下沒有不老的父親，你也得看開一點。
太（顯明的是做作）可是，假如，假如，真是這樣，那不是連——（差不多要哭了）幸虧婉貞

姑娘來了，要不然——四爺，你得替我們着急啊，去打聽打聽看，還有什麼……（再用薄荷銀擦額際及太陽心。）

何（坦然）你們老太爺又不是初到上海來，要是平安，他還會走差路麼？所以，我看——

婉（也急着了）那麼，何老伯，照你說，老爹——

何（撫慰似的拍拍她的肩）這叫做生死有命——

太（也許是薄荷銀的關係吧！總之，她的眼圈是已經紅了）要是真的有什麼三長兩短，（走向福泉）也得有個準備啊。——

（正在這個時候，前門銅環叩門聲。）

婉（很快地）一定是孟平回來了。

（奔出去開門）

何誰？

太方才跟你說過了，她們是到這兒來蜜月旅行的。

何（走向福泉）老二，你要有主意，別以爲年紀輕，現在的女學生，對於遺產的承繼——（正要說下去）

太（上前一步，對晉芳所講有同感而關切）對了，你得——

婉（聲）快說啊！怎麼樣。（進來）大家都在等呢。

孟（進來）（西服，相當的英俊，向大家恭敬地招呼，重見了晉芳，站住）沒有請教——

何（將孟平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，正要把手伸過去和他握手）

太（上去）這位是何晉芳先生，跟你叔叔是同鄉，世交，又是同學。

孟（握着何的手）何老伯，我，林孟平。

何（握手）唔，（豎起大拇指對婉貞做了個姿勢）不錯，有眼力！你何老伯雖則不掛牌，可是

看相很不錯，將來，你的姑爺，一定是（再把大拇指在她面前一舉）在學校的時候，唸的那一科？

婉（莞爾而笑）多謝老伯——他學的是美術。

太姑少爺，怎麼啦，有什麼線索沒有？（故作殷勤）快請坐，這樣熱的天氣，累你——（把扇子遞給他）

孟多謝，（向着福泉，報告似的）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材料，不過，店裏人說，老爺是下午兩點○五分離開的，沒有說到什麼地方，我問了弄堂口的烟紙店，說彷彿記得，老爹叫了洋車，到愛多亞路去的，那末，我算時間，似乎很有可能了。（婉貞憂慮之態）從鼎豐到愛多亞路，大世界據說是一定要經過的。

太 病院，和別的地方——

孟 是的，全去了，不過現在很亂，有許多地方根本不讓人去尋認，花了很多手續，進去了。可是重傷的多是血肉模糊，因此走了一天也沒有一點結果。（講時婉貞作不忍聽的表情）現在，據捕房說，除出死傷的之外，還有一百多——（遲疑了一下）一百多件零星的肢體，手啊腳啊，和一些零碎的碎片，衣服，都由普善山莊收拾起來，（婉貞忍不住了，無力地坐下來，以手帕掩面而泣）說明天一起埋葬，現在，（發見了他妻子在哭泣了，轉向她）爲什麼？嘔——

太 （如此一來，她也覺得不能不有所表示了，紅着眼眶，走近婉貞去拍着她的肩。）

（沉默了一下）。

孟 （繼續下去）現在，我有一位同學，在救護隊工作的，我已經托了他，因爲他有熟人，請他去看一看，有沒有線索可以找到——

太 （愁慘地）姑少爺，你看——

孟 （覺得熱了，把上衣脫下來）是啊，我看，照常理推測，（望了一眼婉貞）似乎希望很少了。（對婉貞）喂，爲什麼？噫。（不答）我想，我的那位同學，姓李的，一會兒就會來的，要是有什麼結果的話。（對趙）對不住，我得措一措身。（回向廂房去。）

太 (誇大地) 啊，當真，急着聽，把什麼事都忘了，(向廚下) 張媽，張媽，給姑老爺打水啊！

婉 (站起來) 嬌嬌，別客氣，我去。(走向廂房去。)

(梅芳拿了水壺出來，走向廂房去。)

太 (很快地對福泉) 爹爹手裏的兩張棧單，你知道(又顧慮着晉芳。)

福 (冷刺一般的攔住了她) 別多管！(又從眉毛下面皺了晉芳一眼。)

太 (會意了，立刻強笑着，對晉芳) 四爺，你瞧，還是這樣的壞脾氣。

何 (當然也同意了) 這叫做人子之心，遭逢了這樣的事情，當然是沒心緒談別的事情了。(強

笑) 嘿嘿——(站起來，打算走了) 唔，你們很忙，我也不打攪了，反正不能幫什麼忙。老二！要是真的老頭子不回來，我看，還是後事要緊，嗯，說一句不利市的話，你得節哀才對！

(拍了他的肩膀，拄着手杖。)

太 (明明是虛邀) 四爺別走，快吃飯了，在這兒便飯吧，你已經許久——

何 不，不，不客氣(正講時，一舉足，瘋痛立刻發作起來，大驚小怪的) 唷唷——(重新坐下)

太 啊，這怎麼能走叻！梅芬！梅芬！(梅芬匆匆地上) 快，快扶一扶何老爺，對啦！當心！

(梅芬仔細地扶着晉芳站起來。)

何 唔唔，(扶在她的肩上)好，好，慢慢的(對趙太太)真討厭，這條腿不聽話。(慢慢的走)再見，老二，你得有主意，今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獨當一面了。(福泉聽若無聞，獨自地踱着，晉芳有深意地笑着，走，又仔細地看了看梅芬)唔，倒長得不錯，今年幾歲？

梅 (低着頭)十五歲。

(叩門聲，梅芬忘其所以，奔出去開門，晉芳又險些跌到，吃驚地望着她。)

太 (趕快上前去扶住了他)瞧，一點兒規矩也不懂的，怎麼樣？

何 不妨，我自個兒可以——

彥 (很快地上場，直率地)對不起，林孟平在家麼？

太 在。您尊姓？

彥 (隨便地把本來已經脫下挾在臂上的上衣望椅背上一披)我叫李彥雲，因為剛才孟平托我到普善山莊去打聽一下——。

太 啊，對了，有什麼——

(大家一時把視線集中在他身上，此時孟平聽見了聲音，和婉貞同時奔出來。)

孟 怎麼樣，有——

彥 (裝着苦臉，用手在自己鼻子前拂了幾下) 你給了我這個好差使，啣，一個禮拜不要吃飯，看了——

孟 說呀，有什麼可以——

彥 (睜着眼) 我早跟你說，沒有用的，像肉店裏一樣，一簍簍的裝着，手也有，腳也有，大的小的——

(唾了口口沫)——

婉 (不忍聽，把臉避開) 慘哪！

太 (她老是不忘記客氣的) 請坐，李先生，真真對不起。

孟 那麼我看，對於這些地方的尋訪，已經沒有希望了，叔叔！

(正要講下去時。)

彥 對啦，老林，你令叔的舖子叫什麼？

孟 舖子名字？鼎豐，爲什麼？

彥 (從口袋裏摸出一疊紙幣) 從一大堆帽子，皮鞋手提袋裏面，他們揀出了許多。可以辨認的東西，我揀了幾張跟商業上有關係的(翻了一下)好像有一張是米店的。

孟 (搶過來) 我看(停了一下突的面部表情凍住了一般的把一張字招拿出，沉默。)

福 什麼？（大家湊過來看。）

（沉默，突如的——婉貞的——跟着就是趙太太的哭泣的聲音，福泉以一種異常的刺人的眼光，對婉貞注視了一下，再看孟平。）

彥 （向孟平）是麼？

孟 （點了點頭。）

太 （抬起頭來對李）這之外，沒有別的東西。

彥 那可不知道，要你們自己去認了。

福 （向孟平彥雲）這是在普善山莊？

彥 （點頭。）

福 （命令似的對妻子）多講什麼，走。

太 （站起來）到普善山莊？要不要打電話給殯儀館？（看見福泉已經在穿長衫，便突如想起了似的，從腰間摸出一大串鎖匙，上樓去，邊走邊對梅芬）梅芬！你在下面坐，不准走開。

（上樓。）

孟 （走到他妻子身邊）婉！別哭了！哭也沒有用。

何 （慢慢地站起來，走到福泉身邊）老二！有什麼事情要我幫你辦麼？

福 (搖頭冷冷地)

何 (把手按在婉貞髮上) 別哭，別哭，身體要緊——

太 (匆匆地從樓上下來，張媽跟着，把門闔上，鎖好了)。這時候福泉已經走到門口了！跟着走，回頭來，婉貞站起來，一邊拭淚，一邊走，吩咐張媽) 不論誰來，別開門，懂麼？

(大家陸續下。)

(孟平跟在他妻子後面，欲下，彥雲一把將他拉住。)

彥 孟平，等一下。

孟 (站住了，台上祇有孟平，彥雲，張媽和梅芬四人了) 什麼？

彥 方才跟你講的話，你仔細想過了沒有？

孟 (意外地) 方才講的？什麼事？

彥 你這人，怎麼的，就是你——今後的工作——

孟 喔，那事情過一天再講吧。

彥 (攔住他) 不，孟平，這是什麼時候，你不能兒女情長——

孟 (有點嫌他迂闊，揮開他的手) 咳，人家有要緊的事，你還——

彥 什麼？要緊的事，我跟你講的事，不更要緊麼？

第一幕

孟 彦

(追出，不理會他。)

(憤憤地)啊！(下)

舞台漸暗，梅芬收拾桌上茶杯之類，遠遠的殷殷的砲聲忽起，梅芬和張媽面面相覷。

——幕——

第二幕

一年之後，一九三八年十月，江南已經有秋意了。場所是第一幕中略略可以看見一角的那間廂房，這是林孟平和他的愛妻趙婉寄居他叔孀家的一個房間，裝置可以使觀眾有一個狹長的房間的感覺。左邊是通客室間的門，左後門是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小鐵床，房間是舊式的房間，但陳設是新式的陳設，這，這是一對小夫妻的「愛的巢」，外面儘管是風風雨雨而這小天地間還是洋溢着青春和熱愛。舊式的梳粧台，上面披着潔白的桌布，牆上，一二枚從什麼雜誌上剪下來的電影明星的照片之類，正中稍右，窗框，血牙色的縷孔紗帷，前面是小圓桌，和窗框成一鈍角，一排玻璃窗，窗前舊式的小書桌，桌上陳設亦復楚楚有致，總之，這房間給人的印象是簡樸而漂亮，換言之，小道具的活用，掩蓋了大道具的不調和，如此而已。

外面刮着風，已經是下午四點以後了，趙婉一個人在屋子裏，幕啓時，她正收拾着，似乎急急忙忙地趕製着絨頭繡衫，收拾好了之後，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望一望桌上的小鬧鐘，似乎在等什麼人。

（和開幕同時，低聲的歌聲又聞，趙婉的動作，若干和她哼着的曲子吻合，最初祇是哼着，

漸漸的詞句可聞。）

婉（低唱）

Last night the night-in-gale Woke me,

Last night when all was still;....

It sang in the golden moon light,

From out the wood-land sill;....

I opened window so gently,

I looked on the dreaming dew....

and oh, the bird, my darling, was singing of you, of you....

（正在這個時候，梅芬悄悄的推開房門，挨身進來，立刻把門關好。）

婉（停了唱）你又來做什麼？昨天不是——

梅（搖搖手，和上一幕比起來，憔悴很多了）不要緊，有客，在樓上關着房門在談天。

婉（昨天不是爲了到這兒來挨了——打麼？

梅（一陣陰影掠過面龐）不管他，聽見你唱，我就來了。

婉 (愛她的稗氣) 那今後我不唱了，省得你——

梅 (稍停了一下之後) 大小姐，那老頭兒討厭死了，

婉 誰？

梅 (裝一個何晉芳走路的模樣)

婉 何四爺？

梅 (點頭) 嗯，我替他開門的時候，(用手在自己頰上做捻的樣子) 在我這兒捻了一把。

婉 (笑了) 那怕什麼，他歡喜你啊。

梅 討厭他(捺起了小嘴)

婉 你討厭他，老爺跟他好得很吶，他幫老爺做生意，他又來了？

梅 (想起了似的) 唔，大小姐，你知道，他們發了財。

婉 他們？

梅 (指指樓上)

婉 你怎麼知道？

梅 我聽到的。(故作鬼鬼祟祟的) 喂，大小姐，昨天李先生不是在說麼？米又貴了，馬路上餓死了很多人。

婉（點頭）

梅 可是，聽見米漲了價，太太高興得——笑得兩只眼睛祇剩了一條縫，說：「還要漲，還要漲，」反正餓死的人，跟她不相干。

婉（依然是帶着笑）小孩子別多管事，反正你又不餓飯。

梅（意外嚴肅地）張媽說，她的兒子在餓飯呢。

婉（連她也不能不歛了笑容無話可答，凝視看她）

梅 大小姐，姑爺看報，有什麼消息麼？鄉下那邊。

婉 你想家麼？

梅（點頭，稍沉默了一下）大小姐，前天替太太去買藥，馬路上看見一個難民，跟我爸爸像極了，我想叫他，大小姐，他們會做難民，逃到上海來麼？

婉（重新振作了一下，撫撫她的髮）也許，他們會突然的跑到這兒來找你呢！

梅（忘其所以，跳起來）那就好啦！

婉（制止她）噓！

梅（伸了伸舌頭，蹣手蹣腳地走到門口去聽了一下，又回來）要是他們來了，我立刻跟他們去，一天也不留。

婉 你不怕餓飯麼？

梅 (斷然的) 不怕！我可以賣花生米，再不如做小娘姨。

婉 (對於她的勇氣暗暗讚歎) 唔，但願他們能够找到你。

(天色漸暗，外面風聲，婉貞站起來扭亮了電燈，看了看手錶。)

梅 等姑爺？

婉 (被她猜破了心裏的舉動) 小東西！

梅 (笑了) 還不回來？我到門口去看。

婉 不用。

梅 大小姐，(欲言又止。)

婉 什麼！

梅 (用手指樓上) 上面——

婉 (低聲地) 上面怎麼樣？

梅 (鬼鬼祟祟) 別講出來，他們講你們的壞話，說你不好。

婉 唉！

梅 說，(裝着趙太太的口吻) 來了一年多了，什麼事情都不做。

婉 當真。(自語似的)現在不是在找麼？

梅 (點頭)還有——(正要說下去時，門外脚步聲，梅芬倉皇避開，婉貞去開門，進來的是孟平)

孟 (進來，看見他的妻子把兩手熱烈地捉住他肩頭要擁抱她，婉貞對他做了一個眼色，看見梅芬，沒手勢地放開了她，解嘲)好冷哪！起大風了。

婉 外面這樣冷麼，快坐下來，你穿得太少了。

孟 (搓搓凍冷的手，摸了摸梅芬的前髮)梅芬沒有事麼？

婉 (點頭看見孟平袋子裏有一份晚報)，姑少爺今天有麼(以食指作扳機狀。)

孟 唔，(想起了似的，翻開報來看了一遍，搖搖頭)沒有。

梅 一個都沒有？

孟 (打趣她)小東西！這樣的事情可以天天有麼？

梅 噯！

孟 (對他妻子)今天怎麼樣，有什麼——

婉 您先說。

孟 (站起來，想到床邊桌上拿熱水瓶)等一等，讓我喝一杯熱的茶。

婉 (把他按下去) 別動。(很快地去替他倒茶，水沒有了，看了一眼梅芬，覺得正是一個遺走她的口實) 梅芬，給我燒點開水。

梅 (拿了瓶輕輕地出去。)

婉 (很快地替他取了一雙拖鞋；走到他身邊，蹲下來，聲調中充滿了憐愛) 累啦？這麼半天。
孟 (依偎看她) 不，這算得什麼。你怎麼樣。招請女書記的那一家去了麼？

婉 (點頭) 去了。

孟 (有興趣) 怎麼樣結果。

婉 先講你的，你跑了幾家？

孟 先講你的。

(搖頭) 不，你先。(嬌態)

孟 (作態) 啊，我累啦——

婉 (噪着嘴) 你壞！

孟 好啦，你先講吧。

婉 (眉目一動) 我去了，五層樓的大洋房電梯上去，曲曲折折地走了好多路，五百五十號房間，找到了，敲門進去，一個年輕人來開門，我把履歷表遞進去，他問了幾口，說：「很

好。請到裏面去跟經理先生談一談。」

孟 談了沒有？

婉 別性急啊。再敲了門，進去了，一間很漂亮的寫字樓，坐着一個胖胖的人，（用食指和中指並着，在鼻子下做了一個模樣）有這點兒小鬚，（孟平兩眼發光）很客氣，他對那年輕人說了幾句。

孟 說什麼。

婉 我不懂，大概是廣東，不，福建話吧。

孟 你不懂。

婉 （制止他）那年輕人跟我說，「很好，明天就上工，月薪八十塊，不過——」

孟 不過什麼？（着急了）

婉 不過，他說，辦公的地方很遠，要坐了汽車去，所以他叫我明天一早到那地方去搭汽車——

孟 你答應了沒有？

婉 （點頭，笑着）當然啦，這樣的好事情。

孟 （嚴厲地，差不多要跳起來）婉，你瘋了。

婉 （裝傻）爲什麼？

孟 報，報上，不是常有，用招請職員的方法，拐騙女人麼？

婉 傻孩子，那有的事，（再用兩個手指在鼻下一按）我看那個胖胖的人，倒是很和氣的。

孟 （真的着急了）婉貞你真的打算去麼？明天——

婉 爲什麼不，講好了的。

孟 （跳起來，抓住她）你，不准去！

婉 （看見他急了，若無其事）慢，我還沒講完呐，他還問我，今年幾歲？

孟 （真的急了，情見乎詞）我不准你去！

婉 （作弄似的）你看我今年幾歲？

孟 什麼？

婉 （噴笑出來）嚟嚟嚟！你當我今年三歲，對嗎，我這樣傻？啊，你這傻孩子，哄着你玩的。瞧！

（扯他到鏡子面前）你臉都漲紅了。

孟 （放了心，但是似怒似怨）你，老是這麼頑皮（坐下來以一種懇求的口吻）婉貞你今後可不能跟我再胡鬧了！

婉 那你爲什麼不先說——

孟 (扯着她的手) 你摸我的心跳得什麼似的。

婉 (笑) 可憐哪，祇是你太傻了，(把頭伏在他的胸口，親他。)

(叩門聲，以為是梅芬來了，祇略略的離開了一點，但是進來的，却是李彥雲，兩個相當的窘。)

彥 唔，不湊巧，可以進來麼？

婉 (起來迎他) 唷，你也從什麼地方學會了這一套。請坐，(替他端了椅子) 怎麼樣，咱們的英雄，今天又有什麼教要說麼？

彥 (冷笑) 說教，跟你說，說教也要揀個對象，對於那些說了也沒有用的人，就是請我說也不說。

婉 (笑着) 好大的架子！

孟 別鬧了，別鬧了，彥雲講正經話吧，外邊情形怎麼樣？

彥 (故作大驚小怪) 什麼，外邊的情形？難怪，今天刮大風，過一會也許還要下大雨，發大水，下大雪——

婉 什麼？

彥 連你們也問外面的情形，不是天翻地覆的怪事麼？我以為你們祇要把這間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

齊，漂漂亮亮，舒舒服服，便一切都完啦，什麼外面的事情，天翻了也不跟你們相干。

婉 我看，話還是不要講過火吧，上次你不是批評過什麼人演戲，說演得過火，使人看了不舒服麼？

彥 讓神經麻木了的人不舒服一下，也是說教的一種方法。

婉 可是，你得知道，因為常常過火，所以才會麻木。

彥 聽了過火的話，還是無動於中，這才是麻木之至。

孟 得了，得了，別老講這一套了，老李——

婉 （接上去）當然啦，我沒有說你的道理不對，人，誰也不會說，應該離開社會而獨立的，可是，儘管社會很醜惡，世界很痛苦，難道在這之外，就不能有這麼一個小小的，和平，天真純潔的小圈子麼？

彥 哪！（要駁他）

婉 慢，等我說，你看過「七重天」麼？看過另一張鮑才琪的片子 *Man's Castle* 麼？（對孟平）那譯作什麼的？我就相信，儘管生活苦痛，貧窮，但是人和人之間，還可以那樣的純愛友情，啊，對啦，在那張影片裏面，一個場面使我流了眼淚，一對戀人窮困到不能生活，住在閣樓上面，從那屋頂的一塊小小的窗子裏，望見了在蒼空裏飛過的一層鴻雁——

彥

（忍不住了）唉，女詩人，請你別做詩好不好？別儘看天，（命令口吻）看地上，地上有多少少人沒有了家，失散了父母兄弟，有多少少人在街頭餓飯？小圈子，哼，你的小圈子主義，是建築在依賴上面，建築在間接的剝削上面的！知道了沒有？你把這間房當做了你的世界，可是告訴你，世界寬得很，（走過去把窗打開）嘿，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這個滿目嗟傷的世界！

（寒風吹進來，窗帷飛舞）

孟

（打了一個戰慄）唉，老李，別開玩笑，（婉貞很快地過去關了窗）不冷麼？

彥

冷一下頭腦就可以清楚起來。

孟

你穿了大衣，別人——（噤住了）

彥

（望着他）喔，你！（也噤住了）

婉

（歡悅的影子從她天真的面龐上消失，也不禁黯然起來）彥雲，你，對他不能太殘忍——

彥

（無言地過去握了一下孟平的手，內疚起來，但立即恢復了活潑，愉快的態度，把身上的大衣脫下來）嘿，把這送給你。我，我太長了。——（彥雲身體短小，這大衣對他確是太長了

一點。）

孟

（解嘲）誰，怕冷？我，不要。

彥 (強之) 試試看，假如可以，就送給你，趙婉——不，林太太，給他試試身。(分明是轉換空氣的笑)

婉 (過來) 真的送麼？你呢？

彥 我可用不着你管啦！(逗他笑)

(婉貞幫着孟平把大衣穿上，恰到好處。)

孟 嘿，這倒好像替我縫的一樣，

婉 對啦，不大不小，不長不短。

彥 那好極了。

孟 (作脫衣勢) 可是，我——

彥 (攔住他) 孟平，婉貞不是說麼？世界上儘是罪惡，在小圈子裏面，還是可以有人對人的友愛麼？

孟 (自矜心與友情的感動，心裏淆混，握了彥雲的手無言。)

彥 (另覓話題) 事情找得怎麼樣？

孟 (搖頭)

彥 (對婉貞) 你吶？

婉（同樣地搖頭）

彥（停了一停）那麼，近來生活上——（一頓）有什麼地方要我幫忙嗎？

婉（感動地望了他一眼）你又不是——（淺笑）啊，我不知道怎麼說。

彥當然啊，我也很窮，不過，我的社會關係多一點——

（正在這個時候，腳步聲，何景芳的笑聲，和趙太太的聲音混在一起，聽見他們的聲響，彥雲很快地拿起帽子要走，但是，叩門聲婉貞去開門，趙太太，朱謙成，和何晉芳進來）

太（一開門就講）啊喲，你看，漂亮極了，四爺，來瞧一瞧，咱們好小姐的小家庭。姑少爺是美術家，所以——

何（誇張地）喔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

（孟平招呼晉芳，嘴裏說着：「何老伯，這幾天很忙吧，脚病怎麼樣？」之類，晉芳照例的咬着雪茄，很悠閒。朱謙成跟在後面，恭恭謹謹。）

太（發見了彥雲）呀，李先生也在這兒，好極了。

婉（端一把椅子來）嬌嬌請坐！

太啊，你自己坐，別客氣，自家人，陪何四爺來看看，（握握她的手，在別人面前的時候，趙

太太對婉貞總是表示得如姊妹一般親熱的。怎麼？你的手這麼冷？風起了，多穿件衣服吧。
婉 我不冷，謝謝！

何 怎麼？怎麼？住在一家裏面，也這樣客氣麼？真像走進了君子國了。哈哈！

婉 何老伯，生意怎麼樣？很忙吧。

何 沒有的話，你叔叔一定要我幫他的忙，反正閒着。前幾天，楊局長從漢口打電報來，要我去，可是，年紀大了，就懶得出門，加上，這條不聽話的腿（拍拍自己的腳）大小姐，楊局長你該知道吧，楊家譽，唔？跟你老太爺「同年」，「現在是一等一的紅人了！講起來——

太 （看見他又要長篇大論了，連忙另找話題）喃喃，姑少爺，做了新大衣！（站起來）唔，樣子好極了！四爺，你瞧！

孟（有點窘）不，這是——

彥（搶着）噯，對了，正好請大家評一評，也是我跟他同去買的，國幣五十八塊，樣子好，料子也不錯，他自己很滿意，買回來了，可是到了家，給太太（望婉貞做一眼色）一看，說樣子不好，他立刻就改了，說他不滿意，是我主張買的。

婉（會意了）我沒有這麼說，不過，我說，太貴了一點。

何 哈哈，——密司脫李，這本來是太太的差使，你——哈哈——你可不應該干涉他們的內政

啊——（大家逗着笑了，彥雲安了心，坐下來。）

太（利用這一瞬間的沉默，照例的摸出薄荷錠來擦了一擦，將房子望了一週，對晉芳）四爺，我看，還是外面去找的好吧，不太小麼？

婉（不明其意，注意聽）

何大小倒是沒有關係，反正有一張寫字台，裝一具電話，擺幾個坐位就得了，不過，唔——把佈置得一個好好的小家庭，變成俗不可耐的——寫字間，未免太殺風景了。

彥（眼睛一轉，明白了，偷看了婉貞和孟平一眼）

孟（茫然不解）

朱小一點倒也不妨，交易所裏，不是一間屋子裏合住七八家字號麼？（對趙太太）師母，我看，祇要這一邊隔一層板，裝修一下，林先生住在裏面還是一樣的，辦事的時間，一天也不過——

太胡講，姪小姐是愛清靜的，外面拋出呀，吃進呀，吵得她還能看書麼？（故注何晉芳）四爺，你再派人去找找看，難道這樣大的上海，連一間房都找不出麼？謙成，你別偷懶！

朱（搖頭）現在已經不是從前了，即使有了，別說這樣好的地段，再偏僻一點，這樣一個房間沒有八十一百不必開口。

太（制止他）別多說，你，銅氣攻了心，開口閉口就是錢（對晉芳）四爺，我看，再商量吧。

反正不差一二年。大小姐，姑老爺，不到樓上去喝茶麼？（站起來了）

婉 謝謝，真的，（自笑）客人來了連茶也不泡。

何（攔住她）別客氣，別客氣，跟你叔叔還有點事要商量，過一會再來坐。（慢慢的起來）

婉 早啊，坐一下。（看見他們要走了）真的，過一會再來坐。

（晉芳正要出去的時候，梅芬提了一壺滾水進來，看見了趙太太等，有點窘，但只好硬着頭皮進來了。趙太太故意地注視了她一眼。）

何（不轉眼的看着她，停住脚步，摸摸她的頭髮）梅芬，怎麼的，見了我口也不開，叫我啊！

梅（低聲，勉強地）何老爺。（立刻去泡茶了。）

何（得意地笑）哈哈，……在上海住了一年，黃毛小丫頭也會漂亮起來了。（對婉貞）對麼？

婉（苦笑。）

何 再見，別出來了！（看見梅芬泡完了茶出去，又想抓住她，一閃，那條不聽話的腿又發作起來）嘻嘻，（一拐一拐地出去）

（孟平受了這意外舉動的刺激，低着頭不語，婉貞看見她們出去了之後，回來。）

彥（方才獨自默默地看着晚報，這時候，突然的站起來）嘿，孟平！（話未完，趙太太又進來了，便停了話，重新坐下來。）

太（一半是獨語，一半是講給人聽）啊，鎮天的買進呀賣出呀，給他們頭也攪昏了，我還是在姪小姐房裏坐一下（坐下來，用薄荷錠。）

婉（酌了茶）嬌嬌，喝茶，您太辛苦了。

太（好像必要的客氣）你自己喝，不，不，（把茶端到彥雲前面）李先生喝，我們是自家人啊。（婉貞又酌了茶）唔，茶葉好極了，（對婉）你真能幹，什麼東西都買得又便宜，又好。（看見孟平不語）姑老爺，怎麼樣，近來看電影麼？

孟（正在凝思，被她一問，答非所問）噯，很好。很好。（兩人都有點尷尬，啞場一二秒。）

婉（解圍）嬌嬌。

太 噯？

婉（啞場一二秒）叔叔的生意——很發達吧？

太 那兒的話，要是本錢多，就好了，現在那一家不發財，可是你老爺死下來的時候背了一筆債——

婉 不是這幾天很忙麼？米生意。

太（想了一想）那倒也不見得，第一是來源不旺，沒有貨，這幾天廣東又打起來了，香港的路斷了，西貢米不能來，第二是工部局說要平價，不准賣得太貴——（把椅拖近一步，似乎很秘密地）唉，我倒正要請教姑少爺，你們看，市面怎麼樣，四爺天天說，做紗花比做米好得多，所以，他們要開一個做紗花的號子，又說要做標金，我覺得有點怕，風險太大，姑少爺，你們的消息靈——

婉（笑着）他那兒會知道，連自己的事情，也理不清。

太（做作）別客氣啊，又不是外人。（頓場一二秒）所以他們打算設一個字號，試試看。都是四爺的主意啊，說外面找不到地方，在家裏容易照顧，我是反對的，跟他們爭了好久，我說姪小姐和姑爺來了之後，大家過得很好，又熱鬧，又是自家人，說句笑話，要是這麼一來，不明白的人會說，我把你們趕走啦！（像笑）你放心！我不讓他們這樣做。

婉那倒不，嬌嬌，叔叔要用，當然應該讓出來的。

太（做作）別這麼說，一家人，住在一起有照應。（但是立刻又轉了口氣）現在外面找房子真困難，祇要慢慢的留心一下，就得了，反正又不急。

婉（點頭，禁不住流露了一點意外之感）知道了。

太（目的已達，另覓話題）啊，李先在，今天報上怎麼說，我們是什麼也不懂，你看，局面怎

麼樣？

彥（把報放下）還是一樣拖，還要拖下去。

太 噯，這樣拖下去，上海的人，實在太苦啦，這幾天，什麼也費了。（又覺得不好講下去了，於是）李先生，你很忙吧，今天怎麼得閒？

彥（有點不耐了，偶然想起）不，今天有點兒小事，要找趙先生跟您幫忙，所以——（作摸袋狀）

太（有點驚戒）什麼，嘿，——李先生笑話，我那兒能幫什麼忙吶！（作撤退之準備）

彥（摸出一本紙簿之類）不，趙師母，天氣漸漸冷了，收容所裏的難民，——在上海現在還有二十七個收容所，三萬五六千的難民，他們都還穿着單衣，所以，各慈善團體，想替他們募一點錢——

太（很警覺）真的難民實在太苦啦，李先在，你真熱心做好事，成績一定很好吧。嘿——（看了一眼錶）啊，忘了，得準備晚飯了。李先生，多坐一下，在我們這兒晚飯吧。（點頭，揚長去。）

彥（故意地追进一步）噯，趙師母，你，——（看見她去了，做一個鬼臉）呸！
婉（自送了她出去之後）噯，聰明人又做傻事了，捐錢也該找清楚對象，你以為她會捐錢麼？

彥 (故作演戲的姿勢與口吻) 那麼，小姐，你希望她老是坐在這兒跟你扯談，講空話，聯絡感情麼？

婉 什麼，你說？

彥 (站起來，以變戲法的手勢，拿起方才摸出來的那本捐簿) 瞧，這是一本捐簿 (翻開來) 咄，原來是一本「譯報週刊」！懂了麼？這是退兵之計，用捐簿來嚇走吝嗇鬼，這是萬應靈符，百發百中的！

婉 (破顏一笑) 原來。

彥 (回頭看見孟平愁眉不展) 喂，咱們的「姑少爺？」美術家，怎麼樣？

孟 (抬起頭來) 婉貞，你方才答應了她，搬——

婉 不答應又怎麼樣？

孟 那麼——

婉 (聳一聳肩膀) 問你啦。(二人計無所出)

彥 (獨白似的) 嗨！好一個小圈子，和平，天真，純愛，哈哈，小圈子打破啦，哈哈——

孟 彥雲，別開玩笑，你以為，他們真的會要——

彥 那很簡單呀，你住下去，等他來攆走你——真的假的，不全明白了麼？

孟 那麼怎麼辦？你看？

彥 我看？（踱了兩步，若無其事的望着窗外的天）唔，從這兒望出去，蔚藍的天，白的雲，飛過的一行鴻雁！世界真是美麗啊！美滿的愛情，靜靜的學習。

婉 （又怒又羞）李，你太殘忍，着急的時候，講風涼話，射冷箭。

彥 那麼，要我怎麼辦？

婉 （若干懇求）你不是辦法很多麼？

彥 那麼你說，要我說教啦，對麼？

婉 說教也好，說說看。

彥 那麼坐下來，聽我說，誰叫你們這樣的？全上海的人都在遭殃，吃苦，這不是你一家的事情。（做了一個姿勢）現在你得認清楚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從個人的小圈子解放出來，看得大一點，爲自己，也不是爲別人。

（正要說下去，輕輕的叩門聲）

婉 （站起來）請進來。

梅 （偷偷地進來，面帶戚容）大小姐！

婉 什麼，你又來了。

梅 (望了望彥雲) 大小姐，跟你說一句話。

婉 說呀，鬼鬼祟祟幹什麼？

梅 (扯了她附耳) ——

婉 唔？四爺，怎麼說？

梅 (羞惶與着急，差不多要哭出來)

婉 你怎麼知道？

梅 她們在說，我聽見的。

婉 當真(有點忿然)？

梅 (點頭) 大小姐，你——

婉 那簡直是拐賣人口！

彥 什麼事？

婉 何四爺說：要收—— (梅芬攔阻她說)

孟 什麼？要——

太 (在樓上尖利的聲音) 梅芬！梅芬！

梅 (愕然，但想了一想，立刻轉身出去。)

(三人相顧愕然。)

彥 她說什麼？

婉 (黯然) 那老頭兒說要收她做小——當姨太太。

孟 那還了得(深沈的憂鬱支配了他們，好容易彥雲打破了沈悶) 來，坐下來，把方才的話講完吧。

婉 (滿腔心事) 唔，你說。

彥 有決心麼？

婉 你先把辦法說出來啊？(嬌怒) 你老是故意駭人。

彥 離開這地方。

婉 (差不多同時) 離開
孟 (差不多同時) 到那兒去？

彥 因此我先要知道你們有沒有決心。

婉 (笑着) 算有吧。

彥 算有，那說了還不是等於白費。

婉 (催促) 白費，也不化你的本錢。

彥 (決然) 後天，就在後天，有一批人要走。

孟 上那兒？

彥 很遠的地方。

婉 香港？廣東？

孟 不是說廣東有事麼？

彥 先說去不去。假如要去，當然路很多。因為要去，所以可以去，這是一個意志的問題。

孟 （躊躇。）

婉 孟平（孟平不答）李，你呢。同走麼？

彥 不，我還不能走。怎麼樣？

孟 我看看第一是一個熟人也沒有，到了陌生地方。二則，她（望着婉貞）——

婉 （制止他）別說！（低下了頭。）

彥 （看穿了，早在意料之中，但也不能掩飾內心的失望，站起來）我早說，說了還等於白費！

（突如，樓上梅芬禁抑不住而迸發出來的哭聲，接着！清脆的披頰聲兩下，終於號哭了出來的梅芬哭聲）

（大家聳聽。）

彥 （慢慢地走過去把門推開）聽——聽——這是世界！

婉
(痛苦地低下頭來，終於，伏案而泣。)

彥
(走近婉貞，憐憫地注視着她。)

(風聲泣聲。)

——靜靜地幕下——

第三幕

距第二幕約一年有半，一九四〇年五月初，這在上海是市民的一個風狂雨暴的時期，五月三日上海電報，報導了下面的情況：

「五月一日晨上海匯豐銀行得平匯基金委員會電告，停止供給，黑市匯價立即慘落，最低達三辦士二五，黑市匯率下落之結果，標金暴漲達七千三百元，外匯極度上漲，幾漲到票面十倍至二十倍，一日之間，市上日用品抬高至二成以上，三大百貨公司標價一日三易。」

在這種情況中——

法租界靠西門的一條陋巷裏面。一間窄狹陰黯的亭子間，舞台左端可以看見上三樓去的樓梯一角，少不了有些窮街陋巷所習見的零星雜件。小鐵床，木板椅子，圓形小籐桌，和一隻褪了漆色的寫字台，一切都顯得很寒儉了，但是依舊佈置得很整潔，特別是純白的被單，和幾乎與屋子不相稱一般的淺藍色的手製的窗帷，兩只舊箱子代替了放置另星傢具的桌子。右手，是一間小小的窗子，從上面可以俯瞰弄堂內的街景。壁上，依舊是畫報上撕下來的畫片之類一二之外，使人注目的是用圖畫釘釘在牆上的方才畫好了的飲食店，時裝店廣告畫二三幅。

小鐵床前面，一只木製的嬰兒臥房橫置着，時間是下午三時，初夏的一線西晒的陽光，正射在寫字桌上。

這是孟平和婉貞的住家。幕啓前，上海細民街特有的嘈雜叫賣聲，低弱的嬰兒哭泣聲之類。幕啓，婉貞背着舞台站着，熱心地搖着那個嬰兒的床，泣聲漸止。

突如，樓梯上擂鼓似的脚步声，從二樓到三樓去的樓梯上人聲嘈雜，小兒又哭，婉貞帶着若干怨怒的表情略略回頭上望了一下，又重新去綏靖她的嬰兒，面色蒼白，已經和一二幕當時不同了。

女聲（倉促，緊張，每句話像帶着無窮的憂慮和惶惚）什麼，五十九塊？

男聲（同樣地）還要漲，還要漲！

女聲（大聲）啊，嚇，逼死人啦。肥皂買了沒有。——

男聲 擠不進去啊，街上的人都發瘋了——

（婉貞側耳細聽，憂慮之色，好容易把小孩哄睡了。回頭來扣好了方才哺乳過的鈕扣，急急地打開箱子，拿出一個小小鐵盒子來，拿到小寫字台上，從裏面取出儘有的幾張黑黝黝的鈔票，點數——）

（樓梯聲，性急的叩門聲，婉貞拖一本書把錢蓋好。）

婉 那一位？

女人（神色緊張）林師母，你不去羅一點嗎？快啊！

婉（強笑着）是啊，正想去——

女人 今天一連漲了兩次了，中飯時候五十五，現在五十九了——（欲去）煤球，肥皂，什麼都貴了。

婉 多謝你，我就去，因為沒有人。

女人（祇露出半個人）你們林先生沒回來？

婉 應該快來了。

女人（又想起了什麼似的，伸進頭來）喂，林師母，有什麼金器麼？快兌了吧，今天說，換到七百三十丸了！真的，換了屯點米，煤球，給你們小寶寶做衣服的布，價錢一天一天的在飛。

男人（聲）又在多講什麼！還不快去。

女人 真是逼死人啦！（探頭嘆息下）

（婉貞重新把錢收檢起來，沉默。一二秒鐘以後，若干焦慮的表情，——這中間，這屋子裏從上到下，說得誇張一點，是在鼎沸的狀態之中，人聲不絕。——不自覺地舉起手來看

錢。但是，手腕上是已經沒有這種奢侈品了，走到窗口去望一下。）

（樓梯上隱隱的一陣女人的哭泣的聲音。這更增加了她的焦灼。回到小孩床前去，失神似的痴望着。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）

（門重重地扯開，孟平沉着臉，夾着一卷畫紙之間進來，差不多是投擲一般地丟在地上。）

婉（用手指制止他）噓！

孟（走到小孩床前去望了一眼，無言地走到桌子前面。沉默。）

婉（慢慢地走到他背後輕輕地撫着他的肩，一秒鐘後）怎麼啦？

孟（輕輕地回頭來看了一眼，舉起手來撫摩着搭在他肩上的婉貞的手，無言。）

婉用了幾張？他們。

孟（迸發出來似的）全是些瞎子，「用了幾張？」一張也看不上眼，人家化心血畫了十幾天，隨便的看一看，這張不通俗，那張沒有吸引力，——這兒要改，那兒要添——

婉（撫着他）平，耐一耐，他們要的是商業廣告，不是藝術品啊！那麼你怎麼辦？

孟（決然）全拿回來了，我看過他們畫的東西，他們沒有批評我的資格。

婉（有點吃驚）那麼——

孟 (有挑戰的表情) 什麼，這還能忍麼？爲了幾塊錢，我去求他們用一張兩張嗎？笑話！(聲音漸高。)

婉 (止住他) 噓，寶寶睡着吶！

孟 寧可餓飯，我不能——

婉 (不禁黯然) 可是——

孟 (很快地凝視着她) 什麼？

婉 明天要付房租，這幾天的物價，又像飛一樣。

孟 (氣餒不語)

婉 (轉換話題安慰他) 平，你累了；息一下，(扶他坐起來) 替我照看他(指小孩)，我去買一點東西——

孟 買什麼？

婉 今天外面像在發瘋，什麼東西都貴了差不多一倍，米，賣到五十九了——

孟 (低頭) ——

婉 平，你躺着吧，——(拿了一個包袱，欲出去，又像記起了什麼似的，淺笑着。) 平，平，你記得麼？

孟 (有點不耐) 什麼？

婉 (若干失望) 得啦，過一會跟你說。(下)

(孟平寂寞而又不安地走了一轉，驀地又看見了方才擲在地上的畫卷，拾起來，取出兩張釘在壁上，「上海樂園，豐盛大菜」「仙宮舞廳，通宵艷舞」之類，自己背着手看了一下之後，發作似的走過來，取其一張，撕成粉碎，忿忿地倒在床上，兩手抱頭。兩秒鐘。沉默。)

(輕輕的有人叩門。不理，一個女子推門進來，孟平很快地站起來，進來的是換了一個姿態的梅芬，她，已經是被裝飾成爲一個上海型的少婦了，燙髮旗袍，風姿不惡。)

孟 梅芬，你——

梅 (輕輕的) 大小姐不在家？

孟 (望着她後面) 你一個人？

梅 (把門帶上) 唔，出去了？什麼時候回來？

孟 (將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，冷冷地) 不知道。

(梅芬好像碰了釘子似的，也偷偷地將孟平觀察了一下，想起了似的，走向小孩的床前，俯下去望了一下。)

梅 (不自禁地) 啊，好玩極了。(孟平不語，她又走近他的身邊) 林先生，有點事情，想跟

你和大小姐商量。——

孟 (無精打彩) 對不起，我——有點不舒服。

梅 (意外) 不舒服，請大夫瞧了沒有？

孟 (搖首不答。)

梅 (欲言又止。)

孟 (背向着她踱了兩步。)

梅 林先生，(一頓) 鄉下有什麼消息麼？

孟 (站住，回頭望他，但依然沉默。)

梅 上次托大小姐寫了信去打聽，一點兒消息也沒有。

孟 (有點意外) 你還想象？

梅 爲什麼不？一家人全失散了，姑少爺，要是我爸還活着，他一定也在想我的。(低頭)

孟 (逗她) 你現在，不是過得很好嗎？

梅 (睜圓了眼) 過得好？不，姑少爺，他們當我——

(突如的樓下人聲嘈雜，「怎麼的？」「擠壞了？」「腳步聲，」「林先生，林先生！」等等。孟平鑒然，奔向門外，接着，方才勸婉貞去「屯」貨的那女人和孟平扶了婉貞進來。

梅 (迎上去) 大小姐，怎麼了？

女人 快，絞把冷手巾！(梅芬去取手巾)

孟 怎麼啦！你——躺下來吧。

女人 (七張八嘴) 真受罪啊！——米店門口，成千的人，擠滿了，像她這樣的，怎麼擠得上吶！

梅 (拿冷手巾覆在婉貞額上) 大小姐，躺下來！

女人 (埋怨似的對林) 林先生，要買東西你們男人應該去呀，那簡直是打仗啊！(指指頭上的

汗) 我不知道那些屯米的人，良心是什麼打的。(急急地要走了) 當心她！別讓她再去了！

孟 謝謝你。(女人下) 婉貞！

婉 (睜開眼來，寂寞地裝着笑，搖了搖頭，一會兒看見了梅芬舉起眼來) 梅芬！

梅 嘿，大小姐，你息息！不要動。

婉 (振作了一下) (對孟平) 別怕，沒事的。

孟 人，給你嚇壞了，你去——

婉 天熱，人多，擠呀推呀的，突然頭暈起來。

孟 (制止他) 別多講啦！息一下。

婉 (依舊是帶着寂寞的笑) 不干事的，好了。梅芬什麼時候來的？

梅 才來，大小姐，我看，你們還是雇個人吧，太辛苦了。

婉 (苦笑) 你來的時候看到的？街上像造反了！人都像發了瘋。

梅 (想起來了) 噫，大小姐，他們屯米屯貨的人，才發了瘋呢！聽說，昨天一天鼎豐賺了五六萬。

婉 (苦笑着) 那麼你們四爺？

梅 (央求) 別說，大小姐，我，有事情跟你商量，(望了一望孟平) 不，你息一息，(看了) 看手錶，現在當然是梅芬比婉貞富麗得多了。(

婉 幾點鐘了？

梅 四點不到。

婉 (掙扎起來) 啊，我還得——

孟 (制止她) 你歇了，方才還是——

婉 不，(說不下去了) 還得去添一點茶，有客要來。

孟 (懂得了，自告奮勇) 誰？——躺着，我去！

梅 買什麼？別買東西，我就要走的。

婉 (寂寞地笑着) 梅芬，在我們這兒吃晚飯吧，今天我們的紀念——(煞住了不講下去。)

梅 不，我就要走的，過一會，給他們知道了——

孟 你要買什麼？我去。

婉 （對梅芬）對不起，再給我絨一把手巾。（梅芬拿了手巾走到桌邊去，婉貞很快地從袋裏摸出那一卷黑黝黝的鈔票來，塞在孟平手裏）你當心！別跟人擠，隨便買點茶，慢一點不要緊，噢！就回來。

孟 （點頭，對梅芬）你沒事吧？替我照管她。

梅 好啦，你放心！

婉 （望着孟平出去了，回頭來對梅芬）你方才說，四爺發了財：（站起來）

梅 不，發財的是你們二老爺，昨天一天，聽說賺了五六萬，他們現在做棉紗，標金——

婉 （搖搖頭）別講他們！你，過得好麼？

梅 （低了頭，陰影掠過她的面龐）太小姐？

婉 嗯！

梅 （低頭不語，啞場之後，想起了似的）吶，方才忘了，這一點東西，（解開方才帶來的一個小包）是送給你的。

婉 什麼，你也客氣起來了？

梅 這給小寶寶吧。(取出罐頭牛乳)

婉 啊，外國打了仗，這些東西，現在貴得很哪！

梅 (稚氣未脫) 我不是買來的！

婉 那來的？

梅 (笑着) 我，偷來的。

婉 (皺眉) 偷？爲什麼？

梅 (點頭) 噯，我還替你偷了——(從袋裏摸出一些絲襪手帕之類) 送給你！

婉 (拒絕她) 梅芬，不行的，爲什麼你要——

梅 (毫不掩飾) 怕什麼？他，他們的錢那兒來的，他們做壞事，屯貨，把窮人餓死，他們搶，

我就偷，(鼓起了腮子) 還不是一樣。

婉 (警告她) 梅芬，你現在是大人了，不能再隨便，要是給你們大奶奶知道了，那不是又要——

梅 (接上去) 不怕！「拚死無大罪」，打死我也不怕。

婉 (對於她的頑強他有點驚異) 可是，你又何必爲着沒有必要的事，給他們打呢？

梅 (攔住她的話) 別說了，大小姐(拉她坐下來) 我有話跟你商量。

婉 什麼？

梅 鄉下有消息麼？

婉 (搖頭)

梅 噫，告訴你，那老不死的賭輸了，急得要上吊。(笑)

婉 賭輸了？在什麼地方？他現在賭錢麼？

梅 他們那種生意不就是賭麼？我看他們跟賭牌九一樣。

婉 不是方才說賺了錢麼？

梅 對啦，本來可以賺錢的，他跟二老爺打賭，他說看跌，二老爺說看漲，他們做的是米糧和紗花，爭得不得開交，結果是老頭兒該倒楣，自個兒偷偷的做了一大筆空頭——

婉 (聽她講着，禁不住笑了) 噯，你也學會了這一套，多頭啦空頭啦，我聽也聽不懂。

梅 聽啦，我講給你聽。昨天，紗花漲了價，一包從八百塊錢漲到一千六百四十一，老不死的臉也青了，跑去求二老爺要他幫忙，結果，鬧翻了！

婉 那麼，他怎麼辦？

梅 還不是跟賭輸了一樣說，要虧空十多萬！

婉 當真？

梅 誰騙你，所以，我來找你商量，(望了一下前後) 大小姐，(附耳) 好麼？

婉 走？那兒去？

梅 上次你不是說，李先生他們快要走了麼？（央求）大小姐！請你跟李先生說一說，我，跟他們一齊走。

婉 噫，梅芬，你得前後想一想啊！他們是有工作去的，你——

梅 他們不是有女先生們同去麼？那我可以替他們做工，洗衣服——

婉 （故意逗她）梅芬，你現在過得很舒服，爲什麼要找苦吃呢？

梅 （吃驚）舒服？大小姐！我還能躺下去麼？我被他們逼着，嫁過去的時候，你不是說——

婉 （安慰她）啊喲，你看，跟你開玩笑，就認真了，我就怕你吃不起苦啊，況且，他們是不會放你走的。

梅 不，這幾天最好啦，他們發了瘋，什麼事也不管了，噢，大小姐，你替我作個主——

婉 （想起了似的）喂，那麼你自己跟李先生說，好不好？他，今天要來，在我們這兒吃晚飯吧！

梅 不，我話還沒有講完呐，剛才給你嚇昏了，大小姐，因爲那老不死的跟二老爺鬧翻了，所以昨天，死逼着要問我，你們住在什麼地方？

婉 我們住的地方？

梅 對啦，他說，有秘密事情要跟你商量。

婉 你告訴了他沒有？

梅 (遲疑一下) 他逼着我啊！

婉 (皺眉) 我討厭他。(一轉念) 有事情要跟我商量？

梅 (點頭) 我問了他，他不肯說。我怕他今天會來，所以先來跟你說。(再看看錶) 我得走啦。(熱心地) 大小姐要是李先生來了，你跟他說一說，路上用的錢我自己有，好麼？

婉 真的打算走麼？你不怕？

梅 (圓睜了眼睛) 怕什麼？

婉 孤零零的一個也沒有熟人。

梅 (搖頭) 總比那些不像人的鬼混在一起好得多哇！噢，大小姐，你一定跟我說，明天我再來，好不好？

婉 唉，梅芬，別去，今晚上在這兒吃晚飯，我——請客。

(淡淡地笑)

梅 爲什麼？可是，還是走吧，給碰上了，走的時候不方便。(欲走) 你息息吧，(婉貞送她到門口) 唉，(想起了似的從袋裏摸出一個捏着會發聲的小玩具來) 這個給他(指嬰孩。)

婉 啊，這樣那樣的，不要，還不會玩啊。

梅 (嚴肅地) 不，這是買來的。(匆匆而去。)

婉 (苦笑，無目的地將小玩具捏了一下，走到房間中央。失神似的站着，忽然弄中叫賣之聲，走到窗口去，向下面問) 喂，怎麼賣？(下面聲音不可聞) 不，這一把，對啦，(點頭) 四毛？三毛吧！(匆匆跑回，從方才取錢的小盒子中倒出最後的幾毛錢來，將它放入早已預備着賣東西的小籃子中，拉着細索放下去，然後拉上來，從裏面拿出一束小小的草花，面現愉快之色，將它插在正中小桌上的花瓶中，又把桌子整理了一下，整整頭髮，從箱子裏取出一幅似乎很珍重地收藏着的照片來，這是他倆訂婚當時的紀念照片了，露出寂寞的笑容，將它安放在方才插了草花的花瓶前面，看了又看，然後慢慢地嘴裏哼着，從低到高，一邊把方才孟平撕碎的紙片收去。

(唱) 河邊林中

夜鶯在歌唱，

為什麼歌聲充滿了淒愴？

我愛的人兒最難忘，

勇敢前進，莫再憂傷，

夜鶯呀，夜鶯呀！

唱吧，儘情地唱吧，

驅散那人世的憂傷——

（這時候，急促的脚步，分明是孟平回來了。她很快地對着門，兩手反背地按在桌上，身子遮住了桌上的裝飾，嘴裏依舊唱着，但當她看見孟平的神色的那一瞬間，歌聲一個字比一個字沉重地消失了！孟平滿頭大汗，狼狽與忿怒淆混在一起。）

婉 什麼？買不着麼？（看見形勢不簡單，放棄了逗他歡笑的企圖，迎上去）平，怎麼了？噯，

（充滿了憐愛）跟我一樣，買不着，擠壞了？嗯？（強笑）說呀，爲什麼？

孟 （低頭切齒，無言。）

婉 （拉着他到桌子前面）啊，好孩子，買不着就算了，急什麼，反正貴了！

孟 （猛的抬起頭來）還有錢麼？

婉 （意外）錢？

孟 方才拿去的錢，給偷去了！

婉 （退後一步）偷去了？

孟 （投擲一般的坐下來）好容易找到了米店，擠進去，排在小孩，老太婆，女人們中間，一步步的挨上去，巡捕在旁邊是鞭子打，可是當我擠到門口的時候，一摸口袋，錢已經給偷走

了！

婉 (惶急) 啊！

孟 我正在着急的時候，巡捕趕過來，說：「站着幹麼？」我說：「丟了錢！」他將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，不講話，一鞭子打下來，說：「居然混到這兒來了！」大家望着我，將我當作小偷，我要分辯，第二鞭又來了！（沉痛地）他們侮辱了我，將我作小偷（捲起袖子，一道傷痕。）

婉 (撫慰地) 啊，該死的，疼麼？別動，我給你搽點萬金油！

孟 (掙脫了她，低頭。)

婉 (四顧茫然，望着桌上的裝飾，低頭，沉默之後，不自禁地，好像獨白) 那，怎麼辦？

孟 (猛然抬起頭來，遷怒似的) 怎麼辦？難道——

婉 (婉轉地) 噫，不是這麼說，我難道會怨你麼？我是說，我約了彥雲到這兒來，吃晚飯——

(十分勉強地笑着) 平，你還記得，今天是什麼日子麼？五月三號——

孟 (起初是聽着，但過不住方才受了氣，忿然地) 看你倒還高興！窮了，沒有錢，還請客，什麼日子？——

婉 (意外) 什麼？平，忘了麼？五月三日是我們第三個——

孟 (不耐) 哼！(歇斯德地站起來，抱着頭，倒在床上。)

婉 (也禁不住了) 孟平，你，不能欺負我呀，人家好好的跟你說。

孟 (無言)

婉 (望着他，沉默，帶着哭聲) 對啦，外國人有句話，貧窮從大門進來，愛情從窗口飛走，

你，你……(眼圈兒一紅，一隻手無目地弄着桌上的花草，斷了綫的珠子似的眼淚直滾下來)

孟 (聽見她的哭聲，痛苦愈甚，反射似的坐起來，兩手抱住了頭，好容易的打定了主意走向婉貞身邊，從後面以兩手撫婉貞之肩) 婉貞！我不怪你，——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啊，老李說得不錯，冤有頭，債有主……(語塞，伏在婉貞肩上飲泣。)

(啞場)

(突如，門推開來，李彥雲興沖沖地手裏高舉着一只西式蛋糕的盒子，差不多是跳進來，看見這個模樣，有點吃驚，相當尷尬。)

彥 嚷，幹什麼？人家買了禮品，來慶祝你們——結婚三週年的——木婚啊，鐵婚典禮的，幹什麼，好端端的……

(兩人反射地分開，狼狽。嬰孩被他的高聲驚醒，婉貞背着身體將小孩抱起孟平無言，低着頭。)

婉 嚷，你老是這樣子，小孩子給你吵醒啦，「幹什麼？」沒有事！

彥 (笑着很熟悉地自己扯了一把椅子坐下來) 沒有事，唔，那麼(望望天) 下了雨麼？你們臉上全淌着水啊！

婉 (強笑) 還高興呢，人家遭了賊，今天請你吃飯的茶錢米錢全偷去了！

彥 (有點吃驚) 遭了賊，唔，(又轉笑容) 遭了賊就用得着抱頭痛哭麼？哈哈……「趙婉女士，」怎麼樣？以前你們老說，我着急，你們樂觀，可是現在，變了我樂觀，你們着急了！哈哈，嚷，小圈子過得怎麼樣？上海這地方還就得下去麼？

孟 (好容易拋去了方才的傷感，抬頭對他掃了一眼。)

婉 (一方面哄着小孩，懶散散的) 就不下，又怎麼辦呢，不像你呀，在上海，有工作，做得蠻起勁，到別處地方去，有朋友，不愁沒有事情。……

彥 對啦，這話講對啦，這是你的進步，小圈子主義走不通，做壞事情又缺少了一顆黑良心，那麼沒有辦法，就得學我李彥雲啦，在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應該把眼光看得遠大一點，譬如說你們兩位，講學歷能力……

孟 (不愛聽) 你不是說過，對於沒有希望的人不說教麼？

彥 (笑聲) 嘿，因為從婉貞的話裏，聽出了一點兒進步，所以隨便帶上這末幾句，好了，遵

命，偷了錢，怎麼辦。

孟（欲言又止）

婉（接上去）噫，那不去講它了，方才梅芬到這兒來，還記得麼？那可憐的小女孩，現在是何晉芳的姨太太。

彥（她來了，講些什麼？）

婉她講要我跟你說，希望能夠跟你們一起走？

彥跟我們？爲什麼？（孟平靜聽）

婉爲着不願意過現在的生活！

彥（感動，但想了一下之後）很同情，但是，謹謝不敏，別的不用說，臨時出了毛病，給那姓何的知道了，到什麼忘八蛋的地方去報個訊，說拐帶婦女，第一，這罪名就不好聽。

婉可是，不，我告訴你，她說，何晉芳做空頭，虧空了很多，這幾天走頭無路，要破產啦。

孟（向其妻）什麼？虧空了很多？

婉（向妻）嗯，爲着虧了錢，跟叔叔鬧翻了，說——

彥（辭住她）慢，誰跟誰鬧翻？

婉何晉芳，跟我們那位有名的米蛀蟲。

孟 那麼你叔叔也虧了本？

(希望之色)

婉 不，他賺了幾十萬——

孟 (失望) 噓！

彥 那麼你說，那位小姨太太要利用何晉芳破產機會——

(叩門聲，婉貞以手勢制止了彥雲的話，迎上去，進來的正是何晉芳，顯然的比第二幕頹唐了，兩鬢上也增加了花白，神色間焦煩之色可見，扶着拐杖，慢慢地進來。孟平頗出意外，站起來。

何 啊，難找，難找極了，這屋子。好麼？唔，老朋友，好極了，密司脫李！沒有離開上海麼？

彥 (祇有坐着不動) 老先生，好呀，正說起你，你就來了。

孟 (以目制止他)

婉 請坐，不成樣的地方。

何 別客氣，什麼？正說到我？(又對，婉貞) 唔，小寶寶，(逗他) 咪咪咪咪，好玩，(回頭對彥雲等他的回答。)

彥 (若無其事) 聽說，你老先生做米生意發了財。

何 (故作吃驚之態) 我？笑話，你弄錯了。發財的是(指婉貞) 你們那位二叔，囉，賺翻了！

他這半年，至少五十萬！

彥 你們不是在一起做麼？

何 對啦，跟他們一起做了兩年，也可以說，幫他賺了十多萬塊錢的財產，可是現在，不同啦，他成了巨富，你何老伯依舊還是個窮人，今天街上不看見麼？說起來，就做這種生意要喪盡天良才够，心不黑，皮不厚，是永遠不會發財的。(裝着不堪感慨。)

彥 (意識地包藏着諷刺) 那兒話，那兒話，老先生別客氣。在交易所市場，本來就是打仗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怎麼樣，老先生，你得再接再勵捲土重來啊！

何 (搖頭苦笑着) 捲土重來，我可沒有這種資格了！(意識到沒落的悲涼，吸了一口烟，啞場之後，轉換心境) 那些話別再提了，這叫做敗軍之將，不足以談兵(苦笑) 我們談談別的事吧，大小姐！有一件事情，很早就想問你了，可是因為忙，就擱下來——

婉 什麼事？老伯。

何 (將李林二人掃了一眼) 講起來，這事情跟我沒有相干，不過，我覺得，事情太不公平，加上，我跟你們老太爺(對婉) 也算得是很相知的朋友，所以，我想——(抽烟)

婉 (凝視着他) ——

何 (突如的) 大小姐，我老頭兒不講客氣話，別見怪，你們現在的生活，似乎很困難，對麼？

婉 (不明其意) 嗯，可是……

何 (用手擋住她的話) 那麼我就不明白，你明明在銀行裏存着幾十萬塊錢，爲什麼不拿來用。

婉 什麼？

何 慢！我先問你，你老太爺在的時候，沒有跟老二分過家吧？

婉 分家？(想了一想) 沒有啊。

何 對了，問題就在這上面。八一三那一年，你們老爹死的時候，老二沒有跟你談過身身後的事麼？

婉 沒有啊，爲什麼？

何 (一步緊似一步) 你們到了上海之後，在老二家裏住了一年，這中間沒有什麼經濟上的來往麼？

婉 (有點奇怪) 沒有呀，你問這些……

何 (攔住她) 那麼，我告訴你，根據中華民國民法的繼承法，你有權要求和老二分家，承繼你老爹的遺產。

婉 遺產？祖上的遺產，本來很不多，而且……

不，不僅祖上的遺產，他霸佔了這些遺產，不跟你們分家，事實上已經構成了——

孟 不，何老伯，我們儘管窮，可不稀罕她祖上的遺產，這樣的話，講出來就使人難受。

何 嘿，嘿，（舉起拇指來）好，青年人有志氣，不要遺產，自個兒打天下，這是一等一的男子漢，但是，你且聽我把話講完。你知道他霸佔了這些錢，在做什麼事？

孟 投機，發國難財——

何 （自問自答）對啦，屯積，居奇，這幾天物價像飛一樣漲得快，是那些人在作怪！現在市面上，差不多沒有米了，紗花，一天之間漲上幾百塊，真的沒有貨麼？是有的！老二手裏，據我知道，三天之前，還吃進了三千五百包！打仗啊，統制啊，發搬運證啊，大家聽了傷心，可是屯戶却在暗中叫好！沒有這種事情，他們就不能造謠生事，混水撈進，你以為（向孟平）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，可以讓他們逍遙自在，可以讓他們愈做愈大麼？

婉 可是，我們有什麼辦法呢？

何 當然，對於整個的投機賣買，屯積居奇，你們沒有辦法可以制止，但是最少有一個，趙老二，你們的叔父，你們可以用應有的權利，制裁他，不讓他繼續作惡，繼續害人。

孟 （不願聽，踱着）

婉 那用什麼方法呀。

何 對啦！現在可以講到制裁他的方法了。他做這種不正當買賣的錢那兒來的？（着力）有一半，是你們的，換句話，他做的那些歹事，你們參加了一半。

婉 （笑着）那不對。何老伯，你不知道底細，老爺死的時候，雖則鼎豐還開着，但是不賺錢，據說，還虧欠了別人不少。

何 據說？誰說的？

婉 老爹死的時候，嬌嬌每天淌着眼淚，跟我發愁，說老爹非但沒有產業留下來，還在外面虧空了兩三萬——

何 （不等她說完）哈哈，——想不到在學校裏念過書的小姐們會傻到這樣的田地；她這樣說，你相信麼？（等她回答）嗯！要是他沒有本錢，你們祖老爺傳給他的是一筆債，他用什麼來投機？用什麼來屯米？告訴你，這是你那位刁鑽古怪的嬌嬌故意演着你看苦肉計，不是這樣做，你們會相信老爺沒有遺產麼？

婉 （一面照管着孩子）我倒根本沒有想到過。

孟 何老伯，對不起，對於這些問題——

婉 （搶着說）那也不對呢，即使有一點，數目也不會多，方才你不是說，他已經有了幾十萬麼？那末即使跟他去辦交涉，破了臉，弄得頭破血流，要他從老爺的遺產裏面分出一部份

來，那，對於他，還不是九牛一毛，沒有關係；況且，這樣的事——

何（攔住他）慢慢，等一等，你，在學校裏唸的是什麼，啊！對了，你是學美術的藝術家，難怪，你不懂得法律，繼承法，你（指婉貞）不僅可以繼承你祖父原有的財產，而且，以你祖父的財產為資本，而經營獲得的贏利，你也有權分得一份，所以，趙老二現有的財產，就是現在他拿來屯積作惡的資本，你最少可以分得他的一半。

婉（暗暗納罕）那麼這就是說，要是他現在有一百萬財產，我們可以要分他的一半？

何（點頭）不錯，五十萬。

婉（不相信地笑着）能辦到麼？

何祇要你有決心。

婉（依舊笑着）嚟，了不起！

何你以為我老頭兒吃了飯沒有事，來跟你們開玩笑麼？

婉可是——

孟（回身來攔住婉貞的話）不，不，我總覺得，一則事情並不這樣簡單，鬧出來給人笑話。二則雖則我們在上海住了幾年，可還沒有同化到爲了金錢，不擇手段——

何（站起來，）噯，密司脫林，對你們這兩位君子國裏的人，我的話也許不中聽，不過，譬如

做買賣，總要講本錢和利益，你現在的資本是什麼？這筆生意，你不是一個本錢也不用化麼？成功了，一個窮小子——對不起，——變成一個大老闆，不成功，還不是一樣的過你們的日子，你怕什麼？怕折本麼？說一句不客氣的話，你現在已經沒有可以折的本啦。

孟 那倒不，第一，這樣的事情張揚出來，就是一件笑話，最少是沒有志氣，第二——

何 第二是什麼？

孟 （望了一眼他的妻，述懷似的）我們不希望享福，要了這許多錢——

何 （故作意外的表情）噯，太妙了，你怕錢多了沒法用麼？（乾笑着）這叫做，天下事，無巧不成書，刁鑽古怪的趙老二夫婦，偏偏有了你們這麼一對忠厚到使人不相信的姪小姐，和姑少爺，（舉首四望，看到了方才一直以非常有興趣的姿勢凝視他們談話的李彥雲）嘿，密司脫李，你看，怪麼？在這年頭兒怕錢多了沒有用！（對李）你說，這事情應該怎麼辦？爲什麼，你一句話也不講？

彥 （笑着）我正在研究！

何 研究？研究什麼？

彥 研究一個窮人突然的知道了可以發財的那一瞬間的心理變化！

婉 （薄怒，）李，又開玩笑，這事情你以爲？

何 (指着) 對啦！密司脫李，你以前不是做個難民救會工作麼？要是錢太多了沒處用，不會捐給難民救濟會麼？

彥 那當然，有人捐錢，總是歡迎的，可是我也有點兒怕。

婉 怕什麼？

彥 怕這兩位好人一旦有了錢，又會躲進小圈子裏面。

何 (不懂) 什麼？

婉 (想了一想) 我倒不是爲了貪錢，祇是我討厭——，不，我恨那些在遭亂哄哄的時候趁火打劫的人，(淺笑) 要是真的能辦到，大圈子一下，把錢拿出來做社會事業——

何 那麼主義打定了？

婉 有把握麼？要是真的幹起來。(孟平斜睨了她一眼)

何 (決斷地) 當然，我一手替你包辦，祇要你信任我，(把椅子拖前一步) 關於趙老二的一切，一本賬全在我心裏，你老爺死下來的時候有多少錢，他怎樣把它能吞下來，中間玩了些什麼花樣，最近怎樣的操縱囤積，造謠生事，我全知道。

孟 (還是不很起勁)，那麼你打算怎麼辦？

何 先禮後兵，先請個律師向他要求，他拒絕的時候，一方面和他對薄公堂，一方面把他操縱居

奇，欺凌弱小的情形發表出來，犯了衆怒，他就不能再在上海混了。

婉（依舊是有點懷疑）彥雲，你看這事情……

彥（不着邊際地笑了一笑）

何（故作不耐）這事情，本來不跟我相干，不過，一則爲了趙老太欺人，獨霸財產，二則爲了要制裁一下，吃窮人的好商，使他不能作惡下去，（從袋裏摸出一份契約書來）這是一份委托律師的契約書，要是你願意的話，請你在這兒（指着）簽上一個名字，以後一切事情，拚着我沒有事情，可以替你代辦，要是你要顧全你叔叔跟姪女的感情，那麼（作撕契約狀）就此算數。

婉（再望了彥雲一眼）感情，那是不用提了，可是真的可以制裁他嗎？

何（傲然）有把握！（機不可失，摸出自來水筆遞給她）

婉（遲疑，看孟平，孟平坐在床上，抬頭不語）

何（逼着她）她，簽啦。——

婉（拿起筆，再看了看孟平和彥雲，將信將疑地簽了個字）

彥（正要發言，看見她已簽了，把話嚥下）

何（目的已達，收起來，站起）好，（和她握手）一切都在我身上，趕快辦，我得走了，再

見，（得意忘形）嘿，趙老二，看你能威風到什麼時候？（蹣跚而去）

（沉默）

婉 孟平。

孟 （抬頭）唔？

婉 （一半是解嘲）好像在做戲。（一頓）天下有這樣的事嗎？（看他們兩個無言，爲了提起他們的興趣）噯，要是真的得了錢，彥雲，把大部份交給你，去做公共事業，（又空想了）留下一小部份來，咱們開一家小舖子，譬如，賣一點文具，對啦，孟平，賣一點洋畫材料，好嗎？（笑）你做經理，我給你管賬……

孟 （微哂不答）

彥 （一大半爲了憐憫）婉貞，太天真，將來會失望的。……

孟 （好不容易找到了話題）對了，我看何晉芳的態度，裏面一定有陰謀。

彥 有陰謀是一，即使一切如他所講，你以爲，經過這些人的手，還會有錢到你們的手裏嗎？

婉 （動搖）那麼，……你方才……

彥 這些人見了錢，正像馬蝗見了血，即使趙老二拿出錢來，一經他們的手，什麼也完了。

婉 （有愠色）那你方才爲什麼不講話啊？

彥 第一，讓何晉芳去跟趙老二搗蛋，我並不反對，第二，假如失敗了，經歷些這樣的事，對於你們也不失爲一椿磨鍊。對嗎？孟平。

孟 我根本就不打算。

婉 （幽怨）這樣的教訓和磨鍊，說起來，不太殘酷嗎？

（天漸暗，小兒醒哭，婉貞去抱嬰兒。）

彥 （打亮電燈）好啦，你們遭了賊，今晚上的紀念日，我來做東吧。我去買一點菜。（拿了帽子，下場）

（孟平慢慢地走向婉貞身邊，兩人同時把目光集注在小兒身上。彥雲哼着的歌聲可聞。）

（幕徐下）

第四幕

距第三幕約十日。五月中旬的一個上午。舞台和第二幕同，趙宅廂房，但，現在已經是鼎豐的寫字間了，右手前面是一隻大寫字檯，台上電話機兩具，新舊式賬簿，銅書架，硯台，鐵絲籃等等，壁上已經沒有繪畫和相片，而是一些惡俗的絲織風景，鏡框，及「開張誌喜」之類的對條了，靠左門側，會客廳，茶几，及一只大沙發，整個情調已與二幕時不同，落寞而惡俗。

幕啓前，電話鈴聲，及朱謙成接電話聲可聞。

幕啓，女僕正在打掃，拉開窗帷，收拾桌上雜具，有點南風，太陽偶爾從黯雲中鑽出來，一會兒又很快地鑽進去，二三秒之後，朱謙成從外面推門進來，挾着一只皮包，啣着長烟嘴的香烟，穿着很海派的新西裝，已經是儼然闊少了。（進門，將皮包在寫字檯上一拋，脫下春大衣，交給僕婦，一屁股坐在寫字檯前的旋轉椅上，重重地打了個伸欠，好像昨晚晚上不曾睡足，然後伸手去摸桌上的茶壺，發覺了未曾泡茶，用手指在桌上叩了兩下，僕婦拿了茶壺，無言地正要下

場——

謙 喂，（用下巴望樓上一指）還沒起來？

婦 起來了，方才。

謙 (看了看手錶) 爲什麼？

婦 (有所顧忌) 爲了大小姐的那件事，吵了架。

謙 (引起了興趣) 誰跟誰？

婦 太太跟老爺啊。

謙 又是，爲什麼？

婦 太太說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認個晦氣，譬如做好事，打發千把塊錢，算了，老爺不肯，說，這事情一定有人在搗鬼，偏不給。

謙 真的要打官司？

婦 聽這麼說。(搖搖嘆息) 打起來，一定是大小姐輸的。

謙 嘿，那倒是好戲，不給錢，怎麼辦？

婦 (鬼鬼祟祟) 我聽車夫長生說，昨天老爺爲這件事去找了他的「先生」，說，一個錢也不給，再來麻煩，就別想再住在上海。(下場)

謙 嘿，這叫做泰山頭上動土。……(再打了一個伸欠，電話響了，一手接過來，先點上了一支香烟，然後慢慢地) 喂喂，是的，等一等。(拿拍紙簿和鉛筆，邊唸邊聽) 喂，唸下去，是

的，——唔，西貢一號六十五塊五，又陳一號六十六塊整，西貢頂二號六十三塊三，火紋二號六十三塊八，火紋陳二號六十四塊五，小紋二號六十三塊一，——（放下電話，深深地又是一個呼欠——）

趙福泉穿着一件深藍湖縐夾襖褲，手裏拿了一份報紙，慢慢地登場，照例是那副怨天尤人的表情。

朱謙成看見他來，連忙把呼欠嚥下去，打起精神，裝着笑。

謙先生，早。

福（聽着無聞，在沙發上坐下來，拿起水烟筒）

（僕婦端了一杯參湯，和謙成的一壺茶上來，卽下）

謙（詔笑）先生，今天的市面，好像——

福別多說。（看報）

謙（沒趣地坐下去）

（趙太太，登場，邊走邊說。）

趙太太 張媽，把那碗沒揀好的燕窩拿來。（張媽拿了燕窩出來。放在趙太太身邊的桌上，下。）

趙太太開始揀燕窩。（電話響。）

謙 (拿起電話) 等一等，喂喂，是的，唔，慢一點，你講，慎記洋行——(另一電話響) 等一

等，(放下，接另一電話) 喂，喂，是的，唔，慢，你講，慎記洋行賣出七百五十噸，原包七十三塊，唔，還有？香港船照舊開，唔，海防封鎖——怎麼？沒有封鎖？唔，三井到了一千噸，——還有，暹羅米開六十八，六十八塊半，什麼，等一等。(用手按住了電話，對福泉) 來路很旺，說看跌，(從新對電話) 水路有沒有到？有，唔，(對福泉) 放不放？

福 (照例冷冰冰的) 放？誰說？

謙 說，謠言很多，六十八塊，看來是碰頂了，怕跌。

福 你相信，謠言。(照舊吸煙)

謙 (鬼鬼祟祟) 不過，歐洲方面有了變化，似乎這樣謠言有點……

福 (迸發一般) 空頭想翻身，造的！鬼才相信，要破七十的關！

謙 (無法) 不放？(沒有回答) 對了，捱過七十的關。(對電話) 還有什麼？唔，不放。到了七十的關再說。(掛上電話，另取一電話) 唔，紅尖，多少？頂上紅尖六十二塊三，普通五十八塊，溧陽白元五十九塊二，無錫白元五十八——(聲浪漸低，但仍在唸記)

福 (點了另一根火紙) 哼，殺就要殺到底。

太 (走過了，用手試了一下福泉沙發旁邊几上的一杯參湯) 啊，你瞧，參湯冷了！我給你去

盪一盪。

福 (不語，奪過來，一飲而盡)

太 跟你說涼了！(對內)張媽！把老爺的早點搬出來！(正在這個時候，有人叩門聲，趙太

太，站住，揭開窗帷帘來看了一看，面有吃驚之色，對福泉)癱子，何老四來了！

福 (怒容，但又顯若干狼狽，站起來)該死的，說我不在！(走向內室去)(但是很快，何晉

芳滿面笑容，梅芬扶着他，已經進來)

何 (一進門，看見趙的背影，立刻)老二！(福泉站住)什麼，我來了，你就……，哈哈……

——(好容易拖着他不聽話的腳進來)噫，坐下來，坐下來！(對趙太太)近來好麼？似乎

你也發福了。嘿嘿。(福泉回身，無言地坐下。)

太 四爺！這樣早，請坐！(對梅芬很客氣地招呼。)

何 別客氣，別客氣！(用心地坐下，一面摸出雪茄烟來，一面)老二！見了我就避開，這就不

漂亮啦！咱們自家兄弟，嘿，你現在鴻運當道，正是當令的時候，難道我這個晦氣人跟你談

幾句話，就會把晦氣過給你麼？(做作的哄笑)哈哈！

福 我很忙。(冷冷地)

何 當然，當然，在運氣頭上，一定是很忙的。(抽烟)不過——

（張媽端了早點上場。）

福（狠狠地）不要！拿進去！

太（接上去）四爺，你的瘋氣痛近來好一點麼？（收拾了桌上的燕窩之類。）

何多謝，這毛病，大概是好不了的了，不過，承他的情，也不利害起來，所以（一瞥）要來拜訪你們的時候，依舊可以勉強的——

太（強笑）那好極了！

何（望着福泉不安之色）老二！我看你很不願意我來打攪你的樣子，也許，你以為我還在放空，所以恐怕我來偵察你的底細，你是，（突然停了話，望着梅芳——她是以一種好奇的眼光凝視着他們兩個談話的——命令似的口吻）到後面去，站着看什麼？（梅芳對趙妻強笑了一下，望後面走，趙妻一步三回頭地望着他們，也跟着進去）你放心！我已經割了！

福（冷冷的，但是尖利地看了一眼）割了，爲什麼？

何（直截痛快）輸了呀，嘿，輸得很徹底——這是力量的問題，多頭殺得太兇，抵不住了。

福（漸漸發生興趣）你能割麼？

何（反撥地）笑話，老二，你儘管交了運，可也別太瞧不起人啊！何晉芳，也見過世面，有點小名氣，這一點空頭都不能斬麼？

福 (冷笑) 能割，你割錯了！(望了謙成一眼)

何 (攔住他) 別多心，我的話裏面沒有作用！我剛知道，歐洲戰事變化，在眼前可以引起一個很大的風潮，(一頓) 但是，這是力量的問題，頭寸不夠，頂不住了！

福 (好容易從嘴邊露出一絲冷笑) 太早了，恐怕你會後悔。今天的風浪很大。

何 割了以後，就不必心驚肉跳。

福 (短兵相接) 但是也失掉了翻身的機會。

何 (態度一變，非常卑屈地，把椅子拉前一步) 對啦，今天到這兒來，就跟你商量翻身的問題。

福 (面色陡變) 我很忙。

何 (也變了顏色) 忙也得談一下。老二。我跟你不是沒有過來往，你的能夠有今天，我也曾替你盡過力量。

福 (忽的站起來) 哼，請你別講下去，爲了你的身分，譬如打牌，跟我出個主意，我和出了三台，贏了錢，哼，見過大世面，愛漂亮，社會上有名望的人，肯伸出手來向贏家要彩錢麼？嘿，嘿，嘿。

何 (勃然) 老二！講話要有分寸！

福 沒有分寸便怎麼樣？

何 (冷然) 沒有分寸就拐不來麼？

福 (不審) 我要拐麼？

何 所以，順風的時候，別把篷扯得大足，要是船底裏有一個漏孔，那就危險。

福 你說——

何 我說，(悠然) 最好把船身上仔細觀察一遍，要是有什麼漏孔，還得把篷收下來，請人幫忙。

福 我要你幫忙，(凝神地輪動着眼睛，似乎恍然大悟，瘋狂似的) 出去！(指着門) 這兒沒有你坐的地方！

太 (聽見了聲音，着急似的趕出來)，啊哟！你們，像什麼的，四爺！別生氣，看我面上，改日再講吧。(暗示他出去)

何 (相反地悠然自若，把身體望椅背一靠) 哼！有勁，我倒要看一看。

福 (虎的站起來) 你以為我不會攆你出去麼？

何 會呀，但是今天攆了出去，明天就請不回來。嘿嘿……

福 咄！(正要趕過去的時候，趙太太把身體在兩個中間一隔)

太 你，別生氣，有話好說，又不是初見面的朋友(回頭來) 四爺……

福（一把將其妻拉開）我早知道，這中間有鬼，我不相信，這兩個小子敢跟我搗蛋！（趙妻聽到此才恍然警悟，帶有深刻的惡意地對晉芳看了一眼，坐下來，不再勸阻了，摸出薄荷錠來）可是，你主意打錯了！（一靜）你主意打錯了！（對其妻）婉貞要跟我打官司，是他主使的！

何（不等他說完，禁抑不住似的一陣哄笑）哈哈……（很快地笑聲煞住）原來，你搞錯了對象，你以為我要打你的主意？我何晉芳，嘿嘿嘿，所以你方才講的話，就沒有來由！（半帶開玩笑，一半是顯似他的威嚴）老二！坐下來，讓我來告訴你。有人打你的主意，一點不錯，但是，算你運氣不壞，事情碰在我手裏，那位大律師正是我的朋友，現在還可以拐灣，換句話說，事情是要大要小，關鍵還在我的手裏。

（以手作勢。）

福（還有若干氣忿，慢慢地坐下來）要大，怎麼辦？

何要大？（悠然）那就讓你們去對簿公庭。

福（冷笑）你以為我怕？

何當然不怕，不過，（瞟了趙太太一眼）問題並不單純，這兩年來，你太辣手，別的不說，就在「執中社」裏面，吃了你的虧，欲得你而甘心的人，恐怕也不少，加上（着力）要是社會

上知道了，（句）趙福泉（句）一個米蛀蟲（句）欺凌孤寡，獨霸家產，而上公堂的時候，幾千雙帶着怨毒的眼睛，就可以將你看死，（再看了趙太太一眼）當然，我知道你身邊用了保鏢，身上帶了手槍，但是，犯了衆怒的時候——

福 你打算恐嚇？

何 祇有心裏有毛病的人才害怕。

太 （裝着假笑，攔住他丈夫）那麼，四爺，要小吶？

何 要小，那容易，第一要改變對我的態度。帶着敵意不好商量，態度改變之後，對方我可以一手包辦，化千把塊錢，打發他們走路。

太 可以麼？

何 當然啦，第一——

福 （又轉強硬，對其妻）誰要你多講！（對何）敲詐，要認清人頭。要大要小，由我自己做主！我沒有跟你談家事的必要。（作手勢）請走！

何 （冷笑）很好！（站起來）敬酒不吃，愛吃罰酒！家事，很好，讓你們直接交涉。——（向內室）梅芳！（假殷勤地對趙太太）再見！（梅芳出來，晉芳很快地和她做了一個眼色）給我叫車，（梅芳看了大家一眼，奔出，這時候，前一大段通話中不斷地接着電話的朱謙成好

像很疑慮似的一手按住了聽筒，對趙福泉——

謙 先生！

福 什麼？

謙 很快，瀉瀉瀉得很快！

福 什麼，慢講，（何晉芳注意地聽）

謙 荷蘭京城（看一看桌上的記錄）海牙失守，荷蘭對德宣戰，比利時——

福 市面上有什麼反應？

謙 外股跌得很快，外匯轉鬆——

福 有人拋出？

謙 榮昌，鴻盛，同裕祥，都在拚命的拋……

福 （用手攔住他話談，凝思）

太 （着急地對福泉）怎麼樣？（福泉不理）謙成，電報怎麼說？

謙 說，美國要參戰，所以美金縮得很快，被帶着，外股標金，也就跌得很利害。

太 標金到了多少？

謙 此刻，金價六千五百七，比開盤跌了三百四十開外——

太 六千五百七？

福 (看了晉芳一眼) 慌什麼？(走過去拿起朱謙成手裏的記錄，細看。)

何 唔，對，你講得對，割得太早了！(自語似的) 今天的風浪很大……

太 (對何) 四爺，你看……

福 (決斷地拿起電話來) 喂，是我，唔，怎樣？紐約股票跌價，唔，美金有貶價的謠言……還有？榮金吐得很利害，美金怎麼樣？破了二十的關，拋？誰說？(大聲地) 捏住！對，我叫你捏住！(放下聽筒。)

太 (着急地走到他身邊) 怎麼辦，還捏住不放麼？

福 (眼珠直視着一點，爲着不使她的話，擾亂他的凝思，不轉眼地用手把她推開。)

太 (性急地) 可是，這一次的數目不少呀！

何 (冷冷地) 老二！我看，你還是把篷放下來，暫時避一避風吧！

何 奸細？嚇……

(正在這個時候，梅芳以一種看熱鬧的心情，帶着婉貞孟平進來，一時大家的注意力集中他們身上。)

婉 (多少有一點緊張與不自然) 叔叔嬌嬌，喔，何老伯！

孟 (無言地向大家招呼)

太 (不自然的客套) 啊，大小姐，昨天還在提起你呐。小寶寶沒有帶來麼？

婉 噯，託人照顧着，叔叔(停一下)，很忙吧。

何 (抽着烟，以一種不懷好意的表情注視他們。)

福 (憤然) 你還到我這兒來麼？哼，你很了得，居然請律師，跟叔叔打起官司來了。(一靜)

誰教你幹的？(斜睨着晉芳)

婉 那是，……叔叔，別動氣，請坐下來講吧……嬌嬌，你也請坐。因為，給叔叔寫了兩次信沒有回信，……本來，也不必提的，爲了上海生活程度太高……

福 (迸發似的) 生活程度高了就可以做强盜了麼？你打算敲詐？

孟 (耐不住了) 做强盜？講話請尊重一點。

福 (唬他) 你講什麼？(對婉貞) 你要我回你的信，先要認清，你信上寫了些什麼？

婉 信上？那寫得很清楚啊，老爺留下來的……

太 (搶上去) 啊，大小姐，一家的人，何必呐，別相信別人的話，接到你的信那一天，你叔叔氣得跳起來，說要前來找你講話，我勸住了他，真的，大小姐，要是有什麼用度，不好跟我講嗎？你嬌嬌沒有錢，但是祇要做得到，總會替你幫忙的，聽了別人的話，一家人傷了和

氣——就犯不着，（惡意地對何晉芳）四爺，這話對麼？

何（笑着）對，你趙太太的話，當然——

福老爺剩下來的錢？你知道，呸！剩下來的是債，還是錢？你弄清楚了沒有？弄清楚了沒有？

何（吹着烟，冷冷地）老二，你老太爺是挨炸彈死啦，可是知道你老太爺的人，可還沒死盡
吶！

太（似嘲似罵）喔，軍師出來了！四爺，你真是個諸葛亮！（笑容一斂，故意講給婉貞們聽）
可是，四爺，不借錢給你，也不必這樣幹吶，真想不到，像你這樣愛面子的人，也會幹出這
樣的事來。

福（趁着勢）我看你們窮，不跟你們算賬，你倒居然要分起家來，你爸爸死的前後，用了多少
錢？這錢是那兒來的？

婉（接上去，比較有準備地）那時候大房跟二房沒有分家，用的錢是老爺寄的。

何（得意地）嘿嘿嘿。

謙（惶急有加）先生！

福（猛回頭來）什麼？

謙同裕祥，鴻盛都倒了！市面——

福 (攔住他的話，性急地回頭來對婉貞) 有話跟我說，要錢用，隔天單獨來跟我說，此刻給我回去，仔細的想一想。

孟 (準備走了) 婉貞，別多講廢話，走吧。

婉 叔叔，要是不解決，真的上了公堂，大家就不好看。……

福 上公堂，很好，何老四，你去好好的給他們布置，看誰利害？

何 我？代他們布置？你老頭子死的時候，我不是代你(着力)布置過麼？不怕我把這些話講出來……

僕婦 (帶了彥雲進來) 李先生來了。

彥 (進來，對大家招呼，然而對婉貞) 到你們府上去，一個人也不在，就找到這兒來了。

福 你是什麼人，來幹嗎？

彥 (始終笑着，看了看大家的情形) 不，趙先生，剛才從一位報館的朋友那兒看到了一段新聞，因為跟你們有點關係，所以…… (摸出一張稿紙來) 「不義之財，必有後患」，「米蛀蟲爭產涉訟。」這是新聞的標題，下面：「前在愛爾近路四五九號開設鼎豐米號之安徽人趙燕蓀，於八一三當時在大世界遇炸斃命，遺有財產五十餘萬，均為次子趙福泉霸持獨佔，福泉以此造孽業之資本，年來屯積居奇，贏利達百萬，而其兄之女趙婉貞反……」

福 (面色驟變) 長生！長生！把這些流氓趕出去！(沒有回答) 長生！

僕 (上) 老爺，保鏢的剛才出去……有什麼事麼？(突) 的，趙太太，出其不意地走到彥雲身邊，一手將稿子奪過去，原來是一張白紙。)

彥 (笑) 嘿，對不起，新聞還在我肚子裏面。

福 (對謙成) 撥巡捕房，說，有強盜綁票，……造反啦！(奔向後面去，) 長生！該死的。

謙 (舉起電話。)

太 (把門拉開) 識相的出去，……別等到巡捕來了不好看，簡直不像個樣……

謙 (把電話拿到身邊的一瞬間) 先生！(手顫動)

福 什麼？

謙 (面色慘白，把聽筒遞給他。)

福 喂，喂，是，什麼？金價低到五千……六百……九十五……(全場除婉貞孟平外，顯然搖動) 美金退到十八塊二，唔，……什麼，國際信託三十，上海銀公司三十三，揚子十八，業廣十二塊二，……喂，米糧……唔，西貢一號五……十四……你沒有割？什麼？太快，……

我叫你捏住，捏……瑞昌，阜大，都宣告清算，……(無力地丟了電話，茫然。)

謙 先生……

太 (帶着哭音) 怎麼了? 唔?

福 (抬起頭來，面色灰白，自語似的低聲) 我——叫——他——捏——住。

太 (急了) 怎麼辦吶? 怎麼辦……

(沉默如死去，二秒。)

何 (打破沉默，衷心迸發出來的) 哈哈……

福 (被他的笑聲引着，望着大家，好容易發出一種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聲音) 唏，唏，唏，

(對晉芳) 算給你看到了。

何 哈哈，(很快地把語尾煞住) 想不到這樣快，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哈哈……

福 (對婉貞) 婉貞，你要分家?

婉 (啞然。)

福 好，分吧! (癡笑) 唏，唏，……分吧!

太 (哭聲) 福泉……你怎麼了。

福 等着，給你們分! (掛着慘笑，對大家望了一眼，蹣跚地，夢遊似的，開門出去。)

太 福泉(想跟出去，又轉念回頭來站住。)

謙 (不知所措) 師母，怎麼辦?

太四爺，你看，你看，怎麼辦？

何問我？我？哈哈……（哄笑）

（突如，樓上槍聲一響，繼之重物倒地之聲，一瞬間的沉默，接着趙太太歇斯德里的喊聲，瘋狂似的奔出。）

（全場仰望著，無言，接着謙成奔出，晉芳沉着面孔站起來）

何真的，就是這樣死了麼？

婉（茫然）死——了？

孟（無意識地）咱們走吧。

何（有深意地對他們兩個望了一眼，扶着手杖向門口走去）梅芬，梅芬……（下場）

彥走，你們——

梅（從內室奔出來）大小姐，……那……壞東西自己用手槍打死了……

僕婦（面無人色地奔上，打電話）喂，喂，寶……寶隆……醫院……。

彥（對婉貞）嘿，財產，已經分不成了，怎麼辦？

梅（對彥雲）李先生，快，帶我走吧……

彥你不等何老四？

梅 吓，還等他，（央求）讓我跟你們走吧。

彥 （望着婉貞孟平）

婉 （脫口而出）彥雲，那麼我們一起走吧。

孟 （眉間露開朗之色）

彥 一起走？能吃苦嗎？

婉 （若有感慨）這個年代，不是大家應該吃點苦嗎？

彥 對了，人都該吃一點苦的，到別一個世界去經歷一下吧。。

婉 （愉快地）好，一起走，平，（欲走，回頭來看見梅芳正在翻謙成的抽斗，一手拉了她便走。）

——幕——

一九四〇，十二，五。

民國三十年五月 初版

實價國幣一元二角

出版者： 劇 場 藝 術 社

上海愚園路二三一號

總經售： 光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77-52
100000/
(15)

\$ 1.20